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她 與 他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857.7
502-8

小說世界叢刊



華羅琛女士著

他

與

她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538 7113 7

序

羅琛女士，原籍波蘭，遊學於法，而適吾國華通齋先生，故自稱中華爲其第二祖國也。

女士愛其第二祖國之熱心，不減於吾儕之愛吾第一祖國。伊以另一眼光，批評吾國社會，以及文藝等，有爲吾國人所不能見到者，其名貴可知；況乎一文一字，又皆出於愛國之誠哉。

女士嘗曰：『吾之著述，非欲以才炫於世，實欲以義獻於世。』吾等之讀其文者，當若何自勉，庶幾不負其盛意也。

女士著述，除此書外，已刊行者：有華文本「戀愛與義務」，英文本「戀愛與義務」，華文本「心文」。將刊行者：有華文本「雙練」。其他中西文短論，散見於各報者不計。並爲介紹於讀者焉。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胡寄塵序。

自序

予從夫子來華，數年之後，竊欲賴文字以有所貢獻於第二祖國；故草草略有撰著。而居之愈久，聞見愈廣；迄今正十五年；似觀察較前益切；故筆墨亦益不能自棄。所憾者，華文艱難，在各國文字之上；予之感想，得用華文達出，皆賴我夫子轉舌之勞。夫子又就予之所思，證以中國名賢之恒言及詩歌，遂令此書兼具中西氣味。西文原稿，不久當一併出版，以貢獻於世。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誌於北京小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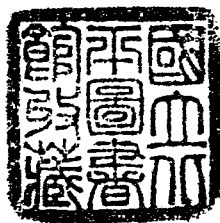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家世

李達仁係前清末葉之達官；自清廷傾覆，李即退居於政治舞臺之外，不問世事，不與人往回；雖平素知交，亦不通款曲。

鮑乃義原係李達仁之世交；他日者，更將聯為兒女親家焉；蓋李之幼女，與鮑之長子，早為訂姻也。兩翁互許為壻媳之時，兩兒甚幼；而女卻長於男三歲；蓋子僅十五齡，女乃二九耳。

兩造許字，兩翁之友誼益密。

李達仁在滿廷之官爵為御史；御史係清朝清貴之官；其資格須深；其人品須公正而又廉



明。李氏生平行詣，名實可以相副。

李氏既爲言官，對於內外大小臣僚，皆有參劾之權；即對於清帝，亦能直諫不諱；是故，盈廷敬畏；清帝亦禮遇之。

李氏不畏強權；不欺卑弱；遇強者彼亦愈強；遇弱者彼亦甚弱。

西曆一九一二年，清帝遜位；民國成立。李達仁飄然引去；彼於新國體，並無反對之意；彼乃欲讓其位於新進賢能，以令其有自由發展之途徑耳。彼謂：新人物苟能於新政府展其才猷，以增進人民之福利；斯固彼所祈禱者耳。邵康節云：「著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閒中鍊物情。」達仁此時，亦抱此主義也。

李氏以爲欲觀察人物，必先自居於低處。李氏以恬退爲愉快；固由其天性之曠達；亦欲藉以觀察世變也；真如明季大儒洪應明所謂「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我；此心安於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昧我」者也。又如王荊公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

「層」者也。（荆公所謂高，世俗所謂低。）

李氏昔日之友，大半皆反其常態；無他，趨附逢迎有聲色有勢力之人耳。國體變更之時，一如池水內之輕重各物，重者沈於底；只有輕者浮於面耳。

鮑氏乃一揣摩時勢，迎合時宜之人。在舊政體新政體之下，皆能投好於人；蓋圓而滑者也。鮑氏可爲其時號稱人物之代表；滿清專制，彼亦崇專制；新民國一旦成立，彼亦高談民治；廁身民郈。其爲人適與親翁相反；遇弱者必肆其威權；遇強者乃獻其恭順。

李氏對鮑氏，極爲失望；奈其女已許字於鮑子，雖未結婚，而社會風尚，不許退婚；一線之希望，祇盼此青年，成人後，性情行爲，不與其父相似耳。

果也，此將來之猶子，天資聰穎；稟性誠直；氣度英爽；絕與乃父不同。

國體變更之初，鮑氏勸親翁李氏改變態度；仿彼之同流合汙；迎合時風；趨附勢利。蓋鮑氏生平所致力者，爲浮泛之空言；故亦視共和二字爲虛名也。

共和之爲物，鮑氏識其字，而未能明其義；此二字吞之於口，而未能化之於胃；非但不化於胃，且亦並未下喉。

李氏年較長；李鮑互呼爲哥弟。李語鮑曰：弟來！余爲汝進一言；汝其三思；汝勿賣身；汝之舉動，或可致富貴，然汝之良心則貧而卑矣。

鮑氏非但不聽其親翁之勸告，且自視甚高，視李兄爲卑卑不足道焉。

鮑氏因圓滑而聲譽益高；竟有人捧之爲國務總理者。鮑氏是否賴其真才實能以博得盛名？非也。彼本無肩，但有卸肩之才能；責任皆卸之於人；己則漁其名耳。過皆歸人，功皆歸己；在此時代中之名人，直可稱爲無肩之名人。

李氏回故鄉，葺舊廬；又覓山廟以研究佛理。山甚高；松柏茂盛；俯眺全省，如出塵世。李氏愛其女勝於生命；每次別而復敘，父父女女之聲情，未可以言語形容。原來李氏久已嫫居；其先妻係一賢婦；李氏愛之且敬之。李氏曾染鴉片之習；其妻百方勸誘，順其心而化其氣；乃得絕癮。李

氏深知鴉片之害身害家並害社會；賴賢妻以驅此毒物；故愛敬之外，又感其生前之盛德焉。職此之由，鼓盆之後，誓不續絃；只寵其掌上之明珠，聊以解其心中之悲憤；常語之曰：汝是母之遺像，母之替身。李母先後產二男二女；男及長女皆夭；所留只幼女，名曰光裕。

村名玉泉；距怡性養情之山廟不遠；李姓數百年來之世居地也。故宅甚寬廣；雖簡樸而卻幽雅。李氏不似尋常人以無子爲不幸；常誦呂新吾詩曰：「衣何必文繡；食何必膏粱；埋何必吾子；死何必故鄉。」彼以爲男女同一血統；男可以傳宗，女亦可續統；何以父姓可傳而母姓否？何以男能襲姓而女獨否？因世人昧於姓之所由來，故習非以爲是耳。光前裕後，女同於男；命名光裕，實由於此。

李氏之觀察評判，全憑於天理人情。常謂男可再娶，何以女不能再嫁；女不能多夫，何以男獨能多妻。父母理應平等，何以父再娶妻則子認之爲繼母，母再嫁夫則子不認之爲繼父。同姓男女，旣不能結婚；何以血統極近之從表兄妹，反可結婚。論血統母同於父；何以結婚獨禁於父

族而不禁於母族。李氏以爲此種謬誤之源，大抵在同姓二字；論正理則同姓近支者，固不能結婚；異姓近支者，亦不能結婚；婚姻之能與不能，應以遠支近支爲標準，不應以異姓同姓爲標準；婚姻制度，有必需改良之大道在焉。

李宅居人無多；只一老姑及忠僕數人。光裕常獨居而不嫌寂；絕無虛度之光陰；自幼卽有良師。當其父在京服官之時，全眷居京；彼又入京畿最優之校。父常謂其女曰：余願汝備女子之全德，而又具男子之高才。

光裕不奉宗教，一如其父；彼所受之家教，卽是宗教。每晨起身，必自懺曰：予不虛廢一日內之光陰；予不許予坐食以偷生。每晚就寢，必自省曰：予果虛生此一日否？予果虛度此一日之光陰否？父之言行及所持之主義，彼皆奉爲圭臬。父常誥之曰：「我兒！汝知人之所以爲人乎？人生一世，應如一書之有首有尾。」是以，彼之度日，如數頁鈔書；頁滿則天君泰然；若有空頁，則懷慚衾影；終夜驚心矣。積頁成籍，庸庸者僅鈔二三頁而已；散頁隨風飄逝，成籍乃可傳世；良籍無多，

然而後世視爲珍寶矣。光裕自勵以冀成爲良籍；夜以繼日；日以繼夜；苦心孤詣；實非他人所及；每日早起，予不虛生四字，反覆成誦數次。彼於歷史及科學，研究甚深；在某校充教員，女弟子甚衆；常諄諄誥誡曰：歷史所以鑑既往；科學所以關將來；固勿忘既往；尤應念將來；不可不瞻前；更不可不顧後；汝皆爲將來之母；汝須知人爲母所造；母所以造人。

光裕之言語行動，無一不明告其父；校內情形，及女弟子之短長，亦一一爲其父告。原來該校爲李達仁所創設；並由彼獨力維持；彼蓋視女子教育爲第一要事；彼以爲欲圖一國之強盛，須先有智德兼備之女子。

光裕雖已字，而其未婚夫卻未見過一面；但許字既出於父命，彼直認之爲良夫；神魂暗寄；情愛已摯；嗚呼！樂乎悲乎！樂固多而悲亦無窮矣。

光裕多情又多義；樂己之樂；亦樂人之樂；憂己之憂；亦憂人之憂。

李氏常戲語其愛女曰：汝固一有心人也；但汝之心實太多矣。語雖近謔，而光裕之心實太

多；愛已愛人愛物；愛日愛月愛花草禽獸；耳之所聆，目之所見，鼻之所嗅，手足之所觸，無不愛之。

光裕亦一多愁之人；爲己愁；爲人愁；爲物愁；環境皆愁場也。

一日之末，百事皆畢，光裕仍執書不倦。李氏迎前曰：汝閱何書？小說乎？戀愛與義務乎？書之能滿汝意者甚少；此書情與義兼備，殆能令汝滿意也歟！

光裕聞言，略領首而已。

光裕芳齡達十八，鮑乃義致書李達仁，語甚簡短，請爲子完姻。此求婚之意，鮑氏並非主動，惟其母欲之，故致書李氏耳。

李鮑二姓，同省異域，高嶺長河，劃分二城爲二區。若李達仁今日境地，仍如當日之有聲有勢，則鮑氏婚儀之闊綽，自不待言；顯官達紳，乃至全省中之外交領事等等，自皆一律邀請；以增門庭之光寵。乃此次卻以簡約之婚儀行之；似此無聲無勢之老親翁，足以辱其門第也者。李氏外觀世變，內顧身家，忽睹二媒引程，彩輿離宅，貌似喜歡，心實悲悽；只令舊婢二名，隨行過門，已

則並未親身伴送也。

李鮑二府，相距甚遠；常人交通，賴驛車；富人用肩輿；中人則時用驛車，時用肩輿。光裕乘驛車以行；御者坐於前；主僕相距僅尺許；主面與僕背相對；亦與驛尾相對；時則盤膝而坐；時則伸腿以稍舒血脈；歷二十四鐘之久，始抵新郎家。

第二章 別離

結婚之詰朝，光裕抖手切齒曰：否！否！予不能待！予逃！予奔！人無需於我；我何必取厭於人；我詎能爲第二人乎？否！否！予必行！嗚呼！予如我父何！我父其謂我何！嗚呼！予誠薄命！光裕顧影自悲；念及其父而益悲。

光裕子身返；侍婢亦未攜帶。其父大驚；急問曰：何急遽乃爾？何狼倉一至於此？有何奇變，急

爲我告。

光裕曰：無他；我不能待歸寧之正期；乞恕我罪。

生不能無益於世；非我父所諄諄誥誡者乎！無花之果世所珍；無果之花世所賤；予豈甘爲無果之花者乎！父乎！予豈能忘汝之訓言乎！人生於世，既應有益於己；又應有益於人；乃予所寄生之新家，予實成爲無益之人；彼無庸我充奴僕；無庸我撐門面；更無庸我主家室。以言奴僕，彼家已前呼後擁；以言門面，彼且羞稱我姓；以言家室，則我之夫已是她人之夫。

李氏怒色滿容；光裕恐其叱責，但乞恕而已。

達仁不責女而責己；自認爲年紀太老；腦力太舊；太不適於時宜。語其女曰：我過我過！諺云：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又云：犬口不生象牙；而我偏不信，乃子之必肖乃父；愚孰甚焉。我又固執於婚書之不宜退回，迂孰甚焉。友負我，我又負汝；女乎女乎！我無以對汝；我無以對汝母於地下。

我父！汝勿自責；亦無庸責彼；此非父之過；亦非彼之過；乃予之薄命之過也。

嗚呼我父！人謂結婚良夕；而予之竟此一夕，雖萬鑽刺心，無此痛苦也。

舉行婚禮，日之方中，予喜欲狂。予積年癡情，默寄之良人，於此始瞻其面目。然而彼之面，若不欲面我者；然彼之目，若不欲目我者；然予初意，尙疑其畏羞，轉輾思維，號稱明達之新人物，決不致畏羞若是。

迨入洞房，雙雙敍語，了無他客；然唯唯諾諾，無一言出於至誠；紅燈耀室而無真光；彩花滿牀而無真芳；爲彼薰衣裳，彼聞蘭麝不馨香；爲彼盛容飾，彼看珠翠無顏色。姑氏略作寒暄語，尙覺和霽可親；予於絕望之中，尙盼有一線之餘望。

憑窗遠眺；知心人惟月裏嫦娥；房後有一園；信步尋徑；所見皆非素識。遇一柳；垂枝鼻鼻；容我曲膝；此樹出世，殆已百年；炎涼世態，盡在不言之中。樹畔有一溪；流清且緩；萬籟沈寂；惟此似足以解我之心腸，護我之生命者。

仰首拜明月；俯首乞幽泉；請告我以我之命運。

何以我不見此歷年癡情默寄之良人！何以我之癡情，未能博他之回聲！或者，我之情尚未足以動其情乎！我之心尚未足以印其心乎！予當剖我之心以納於彼之心；予當傾我之情以灌於彼之情；人非木石，必有見愛於彼之一日。予念及此，耳目爲之一爽；手足頓覺輕健；我父不嘗言「至誠可以動天地，堅志可以格金石」者乎。

樹下有一椅；聊可小憩；清流如鏡；瘦容畢照；命途多舛；自怨於今日；尚有望於將來。轉瞬之間，忽聞人語。未幾，聲漸亮；影漸近。側耳靜聽，人乎鬼乎？殆係天使下降，告我以將來之命運者乎？迨至匿身竊視，乃見男女二情人，若隱若現，始則攜手同行；繼則促膝並坐；交頭接耳；情深似海；語甜如蜜；卿卿我我；此曰余身屬汝；彼曰余命託君；此曰矢與汝同生；彼曰矢與君同死；白頭偕老，二人形影外，不許參以他人；碧血歃盟，半夜風霜中，難得消此長夜。嗚呼！此偉男子！此大丈夫！卽法律界於予之人也；卽父母交付於予之人也；奈何竟爲她女子攘劫以去！唧唧嚶嚶中，此偉男子不已；指天宣誓謂有她無我也乎！嗚呼！有她矣！無我矣！嗚呼！她代我矣！我非她矣！他與她如

此，我不復欲有所睹！我不復欲有所聞！生我者父；嫁我者父！嗚呼我父！我腸寸斷！我心粉碎！我生已矣！我命終矣！嗚呼此大丈夫！父所許於我者也；我所許以終身者也；我自爲幼女，傾我之忠與血，效精衛之棉力以填情海；而今也若此！自及笄以至今日，年年壓線，冀以此情絲，維繫我之情人；而今也若此！我之傾慕，早在相見之前；我之傾倒，更在相見以後。良人良人！我目中之良人，更良於我心中的良人；我思之；我又思之；此固聰明正直之人也；此固情與義兼備之人也；此我良人也；此我丈夫也，非她之良人，非她之丈夫也。我思之；我又思之；他尙能鑒我之誠而回頭向我乎？嗚呼！我豈在夢中乎？她乎她乎！其真是她乎！抑我聽之非其真乎！謂我聽之未真，何以是她非她之聲，清脆明亮以入於我之耳乎！

轉眼間，重振我之精神；再引耳以細聆此清脆明亮之聲；乃忽闕寂無所聞。

仰首拜明月；月色似笑我者；低首乞幽泉；泉聲似譏我者。我訴情於月，月答我曰她她；我葬情於泉，泉亦答我曰她她。我何罪！我何罪！天地萬物皆棄我！清風颯颯；柳葉拂面；似尙能憐我者。

我之知心人，殆惟此柳。我葬情於此涓涓之清流，亦惟此清流能爲我一片冰心之證人。予對此證人宣誓曰：名義上予已字於此偉男子；我父初未相識而愛之；予當尊重父命而亦愛之；予之所天；予終身奉之爲丈夫；予謹守貞婦之本分以終我身；如有渝此，天其殛我。

光裕之不幸，乃是李達仁最大傷心之事；光裕知其父之傷心也，千方百術以解其心；而達仁怒不可遏；急欲奔鮑家，責其婿之無理。

我父！汝勿往；汝勿責其無理。公道不能以力爭；愛情更不能以力爭；我之不幸，非彼之過；情之來，情之去，悉視乎各人之命運；此自然之命運，可聽之不可強之；予自悲予之命運；彼之性情，予敬之且愛之；性直如彼，情真如彼，謂非大丈夫而何；視雙面雙心之外君子內小人，優劣貴賤爲何如耶！彼愛此幼女，彼愛之；彼真愛之；他物不足以奪之；此真一大丈夫也；彼本視予爲外物；彼之情實，她先啓之；予之深情，彼未見之；彼未覺之；則彼之淡薄，亦復何責。

予本未深入彼家；則予自不難離去。詰朝，遣婢告彼家，謂予有首疾；並稱父病，須歸省。我夫

已不在家；姑尙殷懃；翁不置可否。

達仁且憤且怒；捫胸語光裕曰：余誤汝矣；悔當初未畀汝以擇配之自由；余老朽；不隨時尙以俱進；此余之罪也。

光裕曰：否否；予當日若自由擇夫，恐亦未必較優；我國目前風俗，尙與西國不同；蓋西國人於訂婚以前，言論自由，彼此藉可深知；我國效西風，譬如畫虎類犬，買犢還珠，予以爲作事如行路；不行則已，行則須達目的地；半進半退而息於半途，其危險更甚於未行之前。文豪辣馬底氏嘗言：「大難所以關宏運，」中國孟子亦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拂亂其所爲。」人莫不有死；而人之情與心則可不死。子孫仍仍，人之所以傳遞也；而人之不朽，尤賴乎其生前之言行舉動。

天平之直桿，此端降則彼端升；人生亦然；強於此則弱於彼；予不死，予仍生；予不虛生，予必奉父訓爲金針玉律。予雖不能爲彼之人；予自成爲另一人。

西方諸國爲科學之源；予將西行而習其救人之術；卽醫學是也。學成之後，予以救人爲樂事。回國之後，予先創一小小醫院；不分貧富；不分貴賤；不分男女；亦不分老幼；予一一親手救治之；予以敬我夫者敬之；予以愛我夫者愛之；予以侍奉我夫者侍奉之。予之心，予之血，予之魂，將一一用盡之於病人。建此醫院於故鄉祖祠之旁；予之醫院，卽予之家庭；無異於予心所繫，予血所滿，予魂所托之丈夫；予所侍奉之病人，無異於予心所盼，予血所結，予魂所化之子女。貧病之老夫，予活之；予聞其感謝之聲。老母獨子，予活之；予聞其再生慶幸之歡聲。予念及此，予樂無極；予福無疆。予能救衆生之苦；予又何惜乎自己一人之苦。予以科學之能力，抗此大造之敵；彌此人類不平之憾。予不虛生；予有益於世；予惟一之希望，在此事業；予終身之良耦，在此希望。

欲能有益於世，須先知所以有益之方。予幸矣！予知之矣！予能之矣。

達仁憐其女之苦，又鑒其女之誠；出洋留學，立予贊成。語光裕曰：愛兒！汝言既有理，汝志又可嘉；往巴黎乎？巴黎者，繁華之坑；亦文明之藪也；汝爲余之心花；余命繫於汝；汝有益於世，余卽

不虛此生。余幼時曾有奢願，願環游世界，以覘人生之現狀及其進步；願一探何者爲魔人之怪物。無如成室太早，卒不能離國門一步；老守於一舊地，實已貽誤終身。人生如逆水之舟，不進卽退；行不嫌其遲而嫌其中止；時行時止，勢必仍回原處而毫無所得；非但無所得，且更有所失。余自身已追悔無及；汝自不可再蹈余之覆轍；汝其行；汝可補余之前愆；汝欲造福於一家而不可得，汝將爲人類造福。鮑氏小醜，爾本無福配我之賢兒。

達仁誦陳子昂之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鮑宅自光裕走後，殆無一人念之者；且多盼其居留父家，愈久愈善。夫謂侍奉父疾，乃爲女之天職；姑之冷淡，自不待言；且尙有數子，均已訂姻；瑣屑之忙碌，殆殊不少。翁氏乃義，冷淡更甚；乃義所愛者爲浮嫖之徒，誠摯如光裕，不在心目中。

第三章 游學

巴黎爲科學淵源；亦爲塵囂惡地。富者固高廈廣園；貧者乃室僅容膝；既潮溼；又昏暗；兼以煤柴昂貴；寒氣更令人難堪。光裕安之若素；身雖苦而心實甘；身雖冷而心實煖；所處之境雖昏暗；而意象中之前程，乃實在光天化日之中。

李光裕離國，改姓爲王；更名爲興華。巴黎下車；由一泛友介紹於家庭旅寓；主持家寓者爲孀婦勒反弗。

勒母固不喜容納婦人；更不喜容納少女；蓋女客往往吝於男客；而求全責備卻過之。且男客引朋納友，在寓外多斂一餐；即在寓內節省一餐；爲寓主者不無小利。至於女客，出寓之時甚稀；寓主無由獲此小利也。

王興華見勒母有拒絕之色；異國風光，不禁悽然欲泣。

勒母不留女客，更有他故。蓋勒氏有女未字；相當之男客，可以擇之爲婿；若留女客，則好事或將不屬之於己女也。

婦女心腸，究竟柔慈。勒母見王與華去國離鄉，零丁孤苦，憐而納之。

勒母長女名路伊；年已及笄；正爲母者急須擇耦之時。路伊本人，卻仍是童心瀟灑；天真爛漫；見新來女客，年與相若；懽忻鼓舞曰：此中華女子也！余與之爲友，天外新聞，可以解我之寂矣。

家寓素寂；有人解寂，豈但路伊所喜。

勒母留客十餘人；並無僕婢；事事皆親自操作；助之者惟長女路伊。笨重之事，委之於短工女僕；每星期僅來一次。

路伊在校受課，至十八齡而止；中學已畢業；深知在社會生存，其奮鬥之利器，惟有學問；故攻苦求學之心，與時俱深。然其稟資，一如其母之情深於理。投考之前，見其母形容憔悴；撫育艱苦；臨時變計；語母曰：余所學者雖不高，然已足以應世；人生只有一母；余安忍不操井臼而益汝之勞苦乎。

勒母之主客，無一人不愛此異鄉人；眉目雖細，而神彩英爽，固非尋常女流也。

勸母儉而不免於吝；席上嘉肴自少。與華見杯盤不豐，輒以不飢二字爲減食之託詞；其實則仍以麵餅或番薯充飢；蓋此二物在西洋爲賤品也。

勸母深於閱歷；熟於世故；光裕之辭貴取賤，非不見之；非不知之。歷時漸久；情誼漸深；勸母漸視王與華爲家人子矣。

醫校預備班之課程，與華已有準備；路伊又常助之。

某日，與華語路伊曰：昨日課中，多有不解之處；汝費許多功夫，一一爲我解釋之；汝之光陰，費於予身者甚多；今日汝稍憩息；所有杯盤，予代汝淨之；各客之靴鞋，予代汝擦之。路伊曰：否；子有天生之玉手，焉能任此粗事者；洗杯尚可委於子；擦鞋則完全爲余之事。擦鞋之粗事，足以損傷細膩之肌膚；勸母仍親自爲之。

光裕去國之後，李達仁入山隱居；欲藉以避惡濁之塵世；並欲完成其生平致力之書；此書之標題爲「無肩人之成績及其時代。」

李氏惟一之希望；在此書之成；惟一之愉快爲光裕之家書。

父親大人膝下 遠居異國，孺慕無窮。汝昔日常有褻視外人之心；今日此心或已稍淡。予前函曾言，凡外人之在中國者，多已失其本來面目；我人不能據此以評未來之外人；亦不能據此以評其國家；且不能據其政府以評其大多數之人民。彼等不公道之行爲，以及驕傲褻侮之舉動，汝不能恕之；予亦何嘗恕之。願彼國之富強以及凡百事物之進步，予固欽之羨之；欽羨之中，仍含有疾恨之精神，然自到歐以來，經長時期之實地考驗；始知大批貨物，不能憑一小包之貨樣，以評其是非；以斷其優劣；國與民亦復如是。予寄寓於中等人家；就耳目親聞親見者，深思熟察，恍然於號稱上等階級之富貴人家，其志向與希望，大率相同；彼等所認爲祖國者，惟黃金耳。下等階級之志向與希望，亦復相似；不識不知，無聲無臭；自生自滅而已。太高者顛危；太低者卑陋；惟中流社會，乃是正午之日；乃是方香之花；謂爲國之精可也；謂爲民之腦可也；易言之，惟此中流社會，乃爲國民中心點之所寄也。

至於來華之歐人，利我之貧，以成彼之富；取我之弱，以增彼之強；幸我之禍，以濟彼之福；乘我之紛爭，以圖彼之勝利；予無以名之；名之曰虜掠之徒而已。我父我父！汝不以予言爲無稽者乎！太平洋以東，大西洋以西之多數人民，心地光明；器量寬宏；固以公道爲基礎，而謀相互之樂利者也。國與國之聯絡，若能以心爲樞紐，則聯絡方臻強固；平等乃能平權；平等以何爲基礎？曰惟誠與真。以科學的眼光論之，真者，科學之母也；誠者，科學家之魂也。彼國之科學，歷數百載之光陰，傾千萬人之心血，以開發天然之利源；任我取之而無吝；任我效之而無所靳；此固我人所當感謝者。反觀我國人性情，一知半解，片長薄技，或已斤斤然吝於教人，靳於授世；豈不相形見絀也乎！

王興華留法多年；又遊歷各國；確已灼知西洋人之真性；勸母卽是其實地經驗之證；蓋勸母勤儉且賢；實足以代表法國中流人物者也。勸母體健而貌美；成寡時僅二十五歲；家無遺產；全恃一身之操作以撫字三兒。夫初歿，彼卽投入女子大衣服莊；以資餬口。其職務係活裝衣架；

以華服着於身，以示其服之寬窄合度，風姿悅目；口中又須解釋並揄揚，以令人信服本店之優於他店；職務所在，不得不爾。日暮收門，又須整理一日中狂翻亂倒之數百套衣裝，俾翌日又可服之以示來來去去之顧客。零丁三兒，幸賴一老年忠婢爲之照料。如是者數年。天不佑貧，此老忠婢忽然去世；勒母無法，不得不別籌良策；以兼顧其撫育之天責。其時有一女友，年高力衰；欲以其所主持之家寓，轉移於人。勒母稍有儲蓄而甚薄；商定分月償款之法；承購牀褥桌櫃一切傢具，以繼續營業；賴此乃得於親操井臼之際，仍能兼撫其子女。衣服莊之職務，從此辭去。勒母負擔之重，不言可知；然而始終無怨心；料理周到；寓客莫不滿意。勒母接手之初，僅有客六名；未逾半載，數已倍之。

寓客除法蘭西人外，多屬異鄉之士。有俄羅斯人；有西班牙人；有意大利人；有德意志人；有土耳其人；中華人則惟興華。凡此寓客，在巴黎皆以求學爲目的；有習醫術者；有習美術者；有習文學者；有習法律者。

第四章 寓中

人情世故，隨地而殊。俄人最好新奇；亦最喜助友；西班牙人，脫口成歌，如轉舌黃鸝；德人日抱一書，孜孜不倦；伊人……與華與各友相處；對於世故人情，大可增其閱歷。

俄人依谷洛弗氏，年纔二十二，已具長髯；常穿長靴；雖炎夏亦不改其習慣；所習科目爲醫學；卻喜談政治。其父係俄帝彼得時代之大吏；曾被赤鄙斥逐；而伊君卻偏向赤鄙；雖非純然赤色，至少亦可稱爲紫色。大凡好高好奇爲青年之通性；固不獨俄人然也。

意大利人拔弗洛氏，研究油畫；愛談美術。常謂美術最有益於人生；亦有益於國家。與華默靜寡言笑；而卻深思遠慮；有聞必審；其意見與此青年畫家相同。美術者，所以陶人於情，描人於形者也；各國美術之盛，必在其國有英主賢臣之時。中國亦然；如唐之貞觀；如明之宣宗；如清之

康乾；是其例也。今日者，我國政府，無暇注意於此科學；新掛招牌之民國，幼稚而又脆弱；目前當以扶持培養此新民國爲惟一急務。伊谷洛弗氏語與華曰：君欲習醫，君之擇術誠善矣。願醫國更重於醫人；貴國病篤，良醫實所急需；若再遷延不治，恐成殘廢或竟死亡。

伊氏係一心直口快之人；但稍多言；故同寓之人，有時置若不聞。

寓客中有莫尼哀氏者，法蘭西人而在巴黎學習法律者也。生長於馬山依海埠；善於詞令，原係法國南方人民之特長；語與華曰：當我先祖在萊根中之時，全歐洲殆盡爲呱呱之嬰兒；而貴國文明，已有若干程度。當時我人以東方爲智源；大抵中華如早起之人；因其起身太早，故未至中午而又沈眠矣。

興華曰：誠如君言；但一眠不醒，既眠於長夜，又眠於長晝；夜以繼晝；晝以繼夜；昏昏沈沈，不知眠去多少晝夜，多少歲月矣。他國乘此時機，來華謀利；漸漸振動其酣夢；今日者，正華人睡眠惺忪，半立半躺之時也。

有豆剖衣氏者，狀似狡而心實誠；答興華曰：於其神清氣爽，起身挺立之時，我人將何如！興華戚然低首曰：文明各國，均欲中華之能自立；而又欲其立於低處；庶幾各國有居尊臨卑之勢。興華又常與寓客之友相往回。居法既久，法語漸精熟；所發表之意思，無不精確。此妙齡少女，進步雖多，而謙抑甚深；學程愈高，愈自覺其無智無能。孔子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興華有之矣。

教師某氏，博學士也；常語興華曰：知人之所不知，即是大智。

有俄人伏洛味豈者，肄業於高等美術學校；亦曾寄居於勒家。自與奈第阿氏訂姻，即已自立門戶。奈孃習醫；蒼髮藍眼；體度面貌，莫不雅人深致。新家庭仍在拉丁區；與勒家相距不遠；生活甚儉約。伏氏原係官費生；所受官費不豐；僅僅足敷其學資；而不足供其浪費。蓋彼之政府，以財不虛糜，力能普及為政綱；無論何人，不能攘竊特別優待之權利也。奈孃既無官費；又不得其父母之資助；須親自作工，以博得求學之資。奈精於音樂；教授鋼琴；校用家用，皆取給於課金；雖

不充裕，而亦不窘困。伉儷相得如一對鴛鴦室，雖隘小而前程遠大，未可限量。庸碌之徒所見不遠，衡人長短，全憑房金之豐蓄。伏氏夫婦，租居第八樓層，只能由職務所用之小樓梯，徒步升降。此小樓梯與扶梯相似，窄而且峻，又甚黑暗。所謂職務樓梯者，係僕人及送貨人升降之樓梯也。易言之，乃勞力人上下之具也。有時重負在肩，有時巨包在抱，每向高處登升，固已氣喘腿疲矣。至於大樓梯，寬平光亮，升降不費氣力。凡租居寬廣之樓層者，皆得享用。彼等出出進進，大概無重要事務，出則爲赴娛樂場，進則爲便休息耳。

巴黎司閫，大半爲女流，或係孀婦，或則其夫爲勞働人，長裙短袖，巨頭胖腹，而卻以衣貌取人。對於來客，審量頗精；凡來客欲租第一或第二樓層之貴客，則語言恭順，氣度亦謙抑；若來客欲租極高樓層之賤房，則滿面傲氣，毫無禮貌矣。

伏氏之作品，在美術展覽會評列第一。親疎各友，都來賞覽，並慶其才能。伏氏小夫婦，忙於酬應；日暮始息。畫屏置於桌頭，青年與采，純出天真，且膳且笑，歡樂無極；請問其樂自何來，彼二

人並不自知其來自何處。大抵青年一時之樂，不能自解而亦不能自禁；榮華富貴，似在目前；花怒發，流露於不覺不知之中而已。

正談笑間，忽聞門響，不投刺亦不報名，乃學友格梯哀氏也。大踏步而入室，謂聞喜趨賀；不東而來。右手持麵餅；挾酒瓶；又於衣袋中取出食品數種；一一置於小桌之上。格氏頭戴紫絨小帽；歪斜不正；左肩挑杖；杖掛紙燈；燈光雖暗，而在小室中則反覺明亮；搖搖擺擺；隨口號叫；信口成歌。凡此情狀，乃拉丁區內，青年學子之常態耳。

某日，興華與女友瑪利氏同赴某伯爵家；瑪語伯爵曰：敝友王興華係中華閩秀；數月後，將受醫學博士考試；敢介紹相見。伯爵年老；去其左眼之花鏡而忻然起答曰：中華賢女辱臨，不勝忻幸；貴國情事，尤所樂聞。貴國男子，長袍逾膝；長辮懸背；余甚樂睹此美麗之國服；今也，模仿我國，改頭換面；殊可惜也。

荷蘭萬夫人在旁；萬氏曾居北京；因其夫曾充銀行代表之故；彼亦云前清時代，大小官員，

袍繡金龍，帽拖翠羽，頂分五色，真足悅目。奈何革命之後，全副行頭，一律改換。余等在華時，雇用僕役，以不去辮爲條件。中華民國初年，彼等尙因有需於我而留其辮，然嗣後仍陸續剪去。美麗國裝，今已無存，真是可惜又可惜。君係中華貴女，在社會應有勢力，請告貴國同人，我等見此服裝，莫不贊其華美；去之殊無謂。伯爵聞言，置其花鏡於右目曰：誠然誠然！余表同情。

此二貴人，意見相同；一唱一和，均以不復能睹美服爲憾。

興華聆此一番談笑，心不自安，而貌不失其常度；不卑不亢，答之曰：予在貴國，亦頗願一睹貴國之國裝；脚穿木屐，頭戴繡絨之小帽，亦真悅目；奈何今已無存，只能於古物院畫像中略瞻大意而已；可惜孰甚。若今日北京使館界內，貴國同人，仍服此古時之國裝，則敝國人亦莫不贊其美麗；亦將勸君等提倡復古矣。惜敝國尙無古物陳列院；如其有之，則將來諸君欲睹中國舊裝，請迨往一觀可也。

伯爵及萬夫人，聞此答詞，悟興華反譏之意；遂皆靜默不再辯論。

與華在歐，與無業者相識亦多；如貴族之後裔；如有頭無腦之錢奴。

有前任議員姓豬者；即係此類之人；無所事事；而好管閑事；好聆新聞；欲與興華作一席話；以察其評論。豬君善於詞令；長於禮貌；能言其所不思；能思其所不言；談畫論詩；引東證西；固是時髦人之專才也。

語與華曰：君曾往「獨立畫家展覽會」；君對於各家之陳列品，有何評判？

興華曰：以予之愚，不能識別者甚多；其間不值一論者亦不少；但名人格諾氏之言，予甚欽佩；其言曰：「獨立展覽會，無異於獎勵人材之學校；」美術爲予所愛；獎勵尤爲予所崇；各國皆應有此等學校。

與華語此，默想祖國；不勝惆悵；獎勵人材，與銷毀人材之道，正相反；西國無時無事不用其獎勵；中國無人無處不見其銷毀。一則譽之使成，一則毀之使敗；人材消長之不同，有由來矣。

豬氏詢曰：會內有一畫爲醒人；君以爲能得頭獎否？作者爲俄人子，或相識。

與華曰：予不識其人；此畫佈置尙欠斟酌；而意匠甚善；巨人熟睡之中，有許多小人踐其身；巨人醒來，此一般小人同時跌地；鼻爲之破；予謂意匠甚善者此也。各人品評，各就其所見到之處立言；原無絕對之是非。

萬公使夫人又插言，謂此臥漢之體，太不相稱。與華曰：作者或有深意，人常臥則麻木而自胖；人惟日事操作，始能良而稱也。

此番談話，歷三四鐘之久；夕陽西下，乃分手散。

路易與與華，相處既久，漸成莫逆之交。握手挾臂；同出同入；無事不談；無語不本於赤心；他人見之，苟不迎面細辨，幾不能知其一爲西方人，一爲東方人焉。

彼此各無國際之芥蒂；各只知有個人之交誼。

路伊性情，原如一般女流之不識外交；本國之長處短處，一一爲與華道之。

與華亦然；西洋人在中國之短處，言之毫無顧忌。西人在華生活之狀態，視在本國時大異；

世界罕聞之巨薪，彼等猶以為薄。路易問所謂巨薪者若干？興華曰：假定一元之兌換率為十佛郎；子試猜之：每月三千佛郎乎？否？五千乎？否？一萬乎？二萬乎？否？路伊咋舌不能猜。興華曰：每月三千元；即三萬佛郎；豈子所能夢想者耶！此等工程師，月能得三四千佛郎耳；今則十倍之而猶不滿意焉。

西洋人到中華，遠適異國，酬報應豐；例如中國江浙之人，就聘至蒙古新疆各地，酬報自應較巨；然何至十倍之巨乎！楚材管用，自古有之；中國各種事業，固皆賴客卿協助；且應感客卿之誠心協助；然協助固為德，壓迫或掠奪則為惡也。

第五章 變故

路伊與華二人之感情，水乳交融；互以誠與信為基礎。

一日，路伊突入興華室；手抖眼赤；袖藏一信；謂子爲我易地以思；畢生命運；在此一刻；我不能自決；請爲我代決之。予嘗告子以潑辣氏之事矣；彼今求婚急；允乎否乎？潑君昔係寓客；習農學專門；今在農商部所轄之農利工程局供職；前四年已曾求予授手；予不忍離慈母；故曾以俟諸他日四字拒之。今又舊事重提；堅求勿再推辭；滿紙柔情；字字出於至誠；彼固傾心於我；予之愛情；亦爲金珠斧鉞所不能奪。仁慈之母；無時不爲兒女圖幸福；已屢次迫我成此一團好事。然母老矣；予豈忍聽其獨力支此家寓以討生活者。

興華曰：父母深恩，大率如此；然恩夫亦殊不易多見；汝若再拒，豈不大拂親心，更復大傷夫心乎！予嘗兩次見此佳男子；丰采奕奕；眼目傳情；予固早知其以性命托汝。路伊！世上詎有第二人能得豔福如汝者？詎有第二人，能爲汝造福，如汝之所愛者？汝有所愛而不能自道其愛；汝何幸！世人何皆不幸！

興華言此，悲從中來；不自覺其淚潄潄下矣。

路伊曰：與華與華！此事與君何干？君何以悽慘？爾君殆有大感於心者在乎？與華曰：無他；生不逢辰；偶一思鄉耳。路伊曰：不然；汝爲我友，汝當爲我告。與華不得已，以其去國前之悲史，盡情相告。

時已深夜，異姓姊妹，評長論短，娓娓不倦；宗族之異，家世之殊，習俗之不同，一一皆消泯淨盡；兩心化爲一心，兩魂併在一身而已。

路伊曰：誠然誠然；予從汝言；予已報以血誠；誓以終身；但仍乞以二年爲期。

與華愛路伊；或助炊爨；或助洗濯；樂此不懈。路伊待與華，勞而不倦；每於門戶各事清理之後，就書中詞意不明之處，一一爲之講解；以助其學程進步之速。

每日，正事既畢，二人所恃爲消遣之愉快者，厥惟音樂。路伊常弄鋼琴；與華常弄其由華攜去之竹笛。彼此意興相同；寓客莫不贊歎其雅藝；而於與華之笛，尤覺新奇。路伊常以鋼琴教與華；與華聰明天授；曾無幾時，雖不能於大會場獻技，然已能自弄自娛；人皆驚其進步之速。

與華在醫院，練習解剖手術；歸寓大倦；賴琴與笛以舒情解悶；不覺四肢皆暢；萬慮都消；如入睡鄉；如入神仙之境；如天與地已合而爲一。

路伊有時爲與華釋明音樂之原理；情與韻如何組合；喜怒哀樂何自而傳。

與華心坎中，只有二人；一爲其父；一爲路伊。

大凡愛情深者，悲情亦深；與華之愛情深於他人；故其悲情亦深於他人。

與華所得家書，只有慈父之親筆；而亦甚稀。最近一書，所言皆憩退語。此老人憂世憤俗，由來已久；積勞成疾；氣喘頻仍；但既退出於萬惡塵囂之外，逍遙於天然空氣之中，自樂其樂；視死如歸；身後之事，言之諄諄。與華展誦再四，覺其父之聲音笑貌，如在目前；一掬酸淚，常流於無人之處。

此信到後，久不復有消息。某日，適爲學校放假之期；與華正欲作書致父；忽聞敲門聲；此爲平日郵使之聲；習聞自能辨之。但此次之聲，似較素常爲急。

與華往日所得家書，向係掛號者；此次似門聲較急，殆因雙掛號之故；或因心中早已惶惑之故。

伸手接信，見非慈父親筆，愕然一驚；胸中似受痛擊；面色頓變青白。中華女子，心雖驚悸，貌仍鎮靜；依然向郵使致謝一聲。

閉門時，纖纖之手，十指皆抖；急撕封函讀之；果是一紙惡耗。信甚長而辭都婉轉；簽名者爲父之良友某僧；知與華親愛只有一父，雅不欲以直率之言傷其心；蕪詞之中集以隱約之語：

尊父未逝；靈魂一時出游；軀殼暫時休息；衣衾棺槨，親自備就多年；余等謹遵遺命，安排於其所自定之安宅；一點明燈，晝夜不息；以照耀此公道之主世界之神。

此外又敘其父彌留時之數語：

光裕是我之心花；此花非凡花；枝葉旣茂，精液尤富；花在海外；香味永在我之鼻尖。我兒我兒！我中華神明之遺冑，惟汝一人能使之不壞不墮。我之所思及我之所期望，惟汝一

人能領悟之。我今舍汝以去；我實未去；我僅脫去此臭皮囊；我之魂常寄於汝身以常生；且賴汝身以生息不已。我已入土而又登天；勿急歸；拋荒學業，大拂我心。所有餘產，已悉數變成現金；存入銀行；登入汝賬；我付汝以完全自由。予之遺著名「平」者，汝宜印行；使世人知平與不平爲國家治亂之源。

興華讀畢，昏迷倒地；不復能言語。寓主及寓客，延醫救治，不在言下；直至二個月之後，始能起牀。路伊之侍奉周到，更與他人不同；溫言和語，百方勸解。靜養又數星期；興華念其父「拋荒學業大拂我心」八字，勉自振拔；繼續入校受課。慈父之於兒，成其才者真爲慈；孝兒之於父，成其志者真爲孝。

未久，天不憐人；勒母忽然病危；路伊仔肩更重；勤勞倍於平時；既須侍奉病母；又須料理家務；惟日不足，繼之以夜。興華盡力協助；每晨入校之前，先赴菜市；且往往暗貼私資；以默助勒宅之清貧。

數旬後，勒母漸痊；略可行動。無如不幸之事，更甚於前；合寓聞之，莫不愁憤；此人人愛敬之路伊，以嬌弱之軀，染肺腸之疾；平時藏匿不言；今乃不能支持矣。路伊此時，不復能離牀起身。勒母無法，三餐設席，只可雇婢助理；合座寓客，無一不愁眉不展；興華尤甚。

興華勉力襄助勒母，料理家事；校課亦有時拋荒；疲憊不堪之時，坐於路伊牀前；爲述各種有興味之故事或新聞；以解路伊之悶。

路伊自料不起；一時雖勉振精神，撇開惡念；然神思繚亂；一若死期真在目前也者。有時語興華曰：惡魔無情！病鬼無道！乞召我意中人；乞招我未婚夫；予若納於彼之懷中；予若臥於彼之臂上；則予可不死。

興華緊抱路伊曰：子勿懼！予等助子驅此魔鬼。路伊聞言，力雖弱而氣已壯；心雖慰而感更深。

光陰如駛；七日已過；病勢有增無減。勒母與興華，輪流晝夜陪護；全家之寓客，人人願效其

犬馬之勞，迨至第十日，危象更急；醫者宣言絕望；合家親疎上下，無一不淚淋如雨。未婚夫黎明馳至；睹此情狀，束手無策；呆立片刻後，納路伊於懷而溫其體；冀其可以回生。又垂涕而道曰：我妹我妻！余早已誓身許汝；余排萬難千辛以待汝；二年之約未遠；汝奈何棄余而獨去；汝勿去！攜余同去！世無汝，世不能有余；余與汝偕老於黃泉。

興華口不知何所言；手不知何所爲；旬來，拋棄書籍；千思萬慮；不知用何法以救此愛友。醫科大學院之教員某君，大學博士也。平時園堂演講，聽者數百人；凡來院求診者，不分貧富；一視同仁；但若欲其出院治人，則雖萬金不能得其一諾。興華知其然；但求救之心既切，不問成敗，奔告於其師曰：我友病篤；我敬之愛之；又曾受其戴高履厚之深恩；……大博士不待詞畢，已悟興華之來意；君欲予治之乎？請速輦之來；予試治之。興華曰：生氣只延一息；輦之無異於殺之；乞破例一行。興華志向異人；聰明出衆；平時攻課，孜孜不倦；大博士久已特別器重；此時鑒其忠摯；極欲助以一臂；無奈格於章程；限於法律；無法通融。語興華曰：弟子！君志可嘉；余亦愛人如己；奈章

程法律何；蓋章律若等於虛設，則國家必陷於無秩序無紀律之惡境；故違法之罪，等於殺人；亦等於賣國。君知羅馬之史事乎？君曾見來利愛氏之名畫乎？大總統勃留斗司處二子以嚴刑，因其違法也；義重於情；大義滅親；此畫之精神也。余在院有余之義務；余固愛汝深，余不能循情以蔑義也。無已，攜余手札；乘余汽車；速往我友家；彼之學問經驗埒於余；博學同業，知有義務；不知有金錢；君往，必有所獲；彼必有以報汝。

一刻鐘之後，與華與博士至。然而神手遇絕症；無術可施；惟搖頭而已。

勒母病本未全瘳；聞醫言，昏痛倒地；竟至不省人事。與華伴路伊，片刻不離；奄奄一息，延至夜間十一鐘；路伊力竭聲微；睜眼大呼曰：我母何在？我夫何在？我不舍我母；我不舍我夫。睛已不轉；淚猶淋漓。嗚呼！方開之花風摧之；將成之果雨打之；此英賢少女，竟與世長辭矣。

路伊既死，勒宅淒涼之象，不在言下；凡與路伊情誼深摯者，自非短時所能消其抑鬱；然亦不過時間問題；久之自亦漸漸淡忘矣。紀念最深者，還是與華一人。與華常慨歎曰：世上英賢，除

知名者之外，其不知名者不知凡幾。巴黎固多游蕩女子，而統計法國之英賢女子，實多於他國；勒氏母女，豈非女子中之無名英賢也乎！

第六章 畢業

某年，七月十六日，爲醫科大學畢業考試之期。博學良師，聚集於圓堂；會同校閱王興華所呈之畢業論文。來賓甚衆；有爲其同鄉者；有爲其素識者；勒母攜其二兒及寓客全體，亦入圓堂參觀；並慶此中學女博士圓滿之成功。

興華此日，紫花插於襟；氣度莊嚴；顏色卻格外美麗。向考官解答之詞，無一不源源本本，殫見洽聞。全席考官，及全場外賓，無人不驚歎其理明詞達，無懈可擊。

考畢，首席博士，起立而發言曰：我友興華，平時好學深思；始終不懈；醫學上之精理粗象，無

一不澈底闡明；此次論題爲「利人卽以利己。」旁徵博引，能言人所能言；亦能言人所能言；鴻才大志；同輩無雙。科學不知有國境；科學家以四海爲同胞。大造至仁；有時亦至暴；我等尋萬物之缺憾；補大造之不足。洪水疫癘天災地變，凡足以爲人類之大敵者，我等不分男女；不分親疎；以科學利器戰勝之。中華大地也；華民大族也；子今已成科學大家；於此大地大族之中，廣播籽種；廣闢良田；其收穫之豐；必能滿足我同人之期望；子其勉旃！子其勿忘初志！勿負生平余爲子握手以祝子一生之幸運；並以祝人類之進步。

王興華欣然歸寓；明窗淨几；獨坐沈思。追憶既往；卜問將來；又感激賂伊生前之盛德。室小如斗；而鋼琴觸手；頗有物是人非之感。故友之聲音笑貌；如在目前；未婚夫伴棺送葬之悲景；亦如在目前。蓄奔氏之哀樂；着手成聲；始也冥遠如夕鐘；繼也沈重如戰鼓；卒也憤激如癡狂號跳。閱畢揮指；愴懷良朋；又自念前程；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以自身福命與賂伊較；不逮遠甚；蓋賂孃生前；尙有人敬之；已領略人生之情愛；此後亦尙有人念之；而興華則始終未曾見愛於一

人；茫茫宇宙，只留此無生氣之軀殼而已。

瞻顧四壁，一桌一牀一琴一箱外，無他長物。路屢溫柔之態度，縈繞於懷；同學師弟之情誼，亦縈繞於懷；法國許人飽學之宏量，視解衣推食爲尤可感。

翌晨爲起程回國之期。此後之身世如何；託命於何方；營生於何事；伏枕思量，反覆不能成寐。整衣起坐；推窗遠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明星似能解語；圓月似屬知心。名賢祠邦旦翁者，法國之大建築也；武功文治；科學美術；凡有大勳勞於社會者。千古享祀；與天地同休。圓柱方牆；有戴高履厚之雄象；金頂銅甍，大空臨之以爲冠；萬星環之以爲帶；斯真不愧爲聖廟聖墓；視中國稱功狗及亂臣賊子爲名賢者，其榮辱爲何如耶。

李達仁在生之日，與山僧爲友，除參禪外，常誦古人詩歌以自娛；平時常擇得意者，抄寄於其愛女；光裕藏此手蹟，如無價之寶。歸途中由行篋取出習誦：

柳宗元語：

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

戴復古語：

深入千崖路。多逢百歲人。繁華凋性命。寂寞可全真。

方岳語：

曩昔行藏已熟籌。最爲上策是無求。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頭顱什麼休。

龔雲林語：

每把戲言多取笑。常含樂意莫生嗔。炎涼變詐都休問。任我逍遙過百春。

放翁語：

得福常廉禍自輕。坦然無愧亦無驚。平生祕訣今相付。但向君心可處行。
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是巢由錯到今。
散樸澆淳萬事新。腐儒空有淚沾巾。唐虞不是終難致。自欠臯夔一輩人。

我生學語卽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莫道終身作魚蠹。邇來書外有工夫。

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蘚崖直上飛雙屐。雲洞前頭岸幅巾。萬里欲呼牛
渚月。一生不受庾公塵。非無好客堪招喚。獨往飄然更覺真。

平生涉世似虛舟。不著胸中一點愁。已用浮雲看富貴。肯緣華屋歎山邱。戴溪寒釀千
峯雪。嚴瀨聲酣七里秋。好景人間隨處有。未埋白骨且閒遊。

月昏當戶樹突兀。惡風滿天雲往來。太阿匣藏不見用。孤憤詩成空自哀。吾輩赤心本
貫日。昔人白骨竟生苔。榮河溫洛不可見。青海玉關安在哉。

利名爭奪兩皆非。生世寧殊露易晞。老冉冉來誰獨免。塚纍纍處會同歸。聽歌莫惜終
三疊。縱獵何妨更一圍。醉臥日高呼不醒。笑人霜曉束朝衣。

自許山翁懶是真。紛紛外物豈關身。花如解笑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淨掃明窗濕
素几。閒穿密竹岸烏巾。殘年自有青天管。便是無錐也未貧。

水雲深處少茅茨。雷動空腸慣忍飢。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生逢昭代雖
 虛過。死見先親幸有辭。八十到頭終強項。欲將衣鉢付吾兒。

習氣深知更掃除。時時褊忿獨何歎。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世態詎堪閒
 處看。俗人自與我曹疎。作詩未必能傳後。要是幽懷得小摠。

靈府寧容一物侵。此身只合老山林。何由挽得銀河水。洗淨羣生忿忿心。
 澆書滿汜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抱甕窮園叟。還山老布衣。死邊常得活。鬧處偶容歸。釣恐魚吞餌。棋憂客墮機。此心君
 會否。洗盡百年非。

用短定非癡。愛閒真復奇。飯香貧始覺。睡味老偏知。畦地閑栽藥。留賓靜對棋。餘年猶
 有幾。捨此欲何之。

壯歲志天下。崎嶇無一施。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補柵憐雞冷。分糧憫雀飢。吾生忽

至此。惆悵鏡中絲。

北斗垂欲盡。明河淡不流。低徊半枕夢。蕭瑟一窗秋。老益尊儒術。閒仍爲國憂。孰云生死大。卻已付悠悠。

陶淵明語：

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與。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

太白語：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畏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須獨多慮。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流落成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燬。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味者難請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爲寶。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

樂天語：

嘉肴與旨酒。信是腐腸膏。豔聲與麗色。眞爲伐性刀。筋骸本無實。一束芭蕉草。

眷屬偶相依。一夕同栖鳥。去何有顧戀。住亦無憂惱。生死尙復然。其餘安足道。是故終老心。冥然合玄造。

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全。已垂兩鬢絲。難補三丹田。但減葷血味。稍結清淨緣。脫巾且修養。聊以終天年。

爇攤紅爐火。閒搔白髮頭。百年慵裏過。萬事醉中休。有室同摩詰。無兒比鄧攸。莫論身在日。身後亦無憂。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嬾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新人新人聽我話。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

獨人家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梟鳴松桂枝。孤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爲宰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檐隙。蛇鼠竄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工。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嶮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寒山語：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淫狀若豬。險歌難可測。實語起成虛。誰能供

伊語。令教莫此居。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害己。散之卽福生。聚之卽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裏。

不須攻人惡。不須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先。相笑倘不止。東邊復西邊。

邵康節語：

良月滿高樓。高樓仍中秋。午夜冷露下。千里寒光流。何人將此鑑。拂拭新磨休。照破萬古心。白盡萬古頭。

惟南有美橘。惟北有美栗。厥色或頗同。厥味信不一。天地豈無情。草木皆有實。物本不

負人。人自負於物。

山橫暮靄中。鳥逝孤煙外。殘菊愛霜摧。幽蘭懼風敗。患難人不喜。富貴人所愛。我心自
不有。愛憎豈能賣。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能安
得分。都勝別思量。

人貴有精神。精神反不醇。有精神而醇。爲第一等人。不醇無義理。是非惟怒喜。怒以是
爲非。喜以非爲是。怒是善人疎。喜非小人比。敗國與亡家。鮮有不由此。娶妻娶柔和。嫁夫嫁
才美。安得正婦人。作配真男子。

不多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真。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爲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服新。欲行人
世上。直須先了身。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一百年。做得幾何事。又况人之壽。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強自生憔悴。

天道有消長。地道有險夷。人道有興廢。物道有盛衰。興廢不同世。盛衰不同時。奈何人當之。許多喜與悲。

麒麟壯時。千里莫追。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時與事會。談笑指揮。時移事去。雖死奚爲。有水善平難。善直唯繩。能直不能平。如將繩水合爲一。世上何憂事不明。著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閒中鍊物情。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好事固難將力取。賢人須是著心求。浮生日月無多子。時過千休復萬休。

王荊公語：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莫吹塵土來污我。我自有雲持寄君。沈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驚寂寥。

自古驅民在誠信。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呂新吾語：

衣何必文繡。食何必膏粱。埋何必吾子。死何必故鄉。是何必自己。非何必他人。利何必我獨。害何必汝分。

何地不可化。何時不可必。纔有住世心。便落俗人識。乾坤有時盡。何況金與石。骨肉偶爾合。形氣霎時析。長短不須論。回頭皆瞬息。解得無生樂。長生竟何益。

橫枕一曲肱。高跨兩隻脚。天下亂如麻。夢中渾不覺。（題陳希夷睡圖）

山河無定主。風物易從人。當年隋氏柳。又入李家春。

是罷不是罷。掩口休提。你說你是誰。認誰非。愚夫識淺。昏人見迷。自家明白自家知。任他占便宜。我少何妨。身外之物。都是餘長。讓得有味。爭取無光。萬般不似好人香。

大凡關係語。切莫開唇。你與他好。他豈無親。你叮嚀他。他囑咐人。翻來翻去到你身。

第七章 回國

李光裕改稱王興華以去國；今仍以興華之名，歸上海。

上海係萬國投機家麀集之地；戰勝人之傲慢氣象，在此地發榮滋長；與日俱進。殺人滅種之毒菌，如鴉片嗎啡，皆受萬國旂幟之保護。

王興華在異國飽受學問，優受待遇，感激之心，到滬時尙惓惓不忘。然而觸境生情，第二種感覺，卻與之同生。登岸後；尙未入寓，見一拉車苦力人，因讓路太遲，被白人揮杖痛擊。此種恃強凌弱之景象，素受平等待遇者見之，自不免怒髮衝冠也。

王興華離上海後，趕赴北京；此地爲中央政府所在；各省人各有其懷抱；而皆以爭權奪位

爲唯一之目的；明攻暗擊；爾詐我虞；視異種人之欺侮爲尤酷。

父已物故；昔日相識之親朋，已多半星散；即有一二略識李氏家世者，皆知其父女早已不存於世。因此光裕之名，不復在人心目中；與華二字，更不動人耳目。女博士樂得不露面目，藉覘世態之炎涼。故父生前來往之朋輩，若者由何法何路以進身；若者因何事何故而黜；多半進身之法爲諂與媚；爲巧言與令色；爲假面與機心；爲圓滑與陰險。其陰險也，如電影所演之默誘暗劫；其圓滑也，如馬戲園所演之履繩舞棍；五花八門，各弄其手段；各能達其目的；意者，斯殆爲中華之美術；中華之科學乎。雖有一二人以品學爲奮鬥之具；然孤帆不敵惡浪，免於湮沒者鮮矣。

有姜地虎者；軍閥莊天馬之公子也。昔曾相識於巴黎；今又相遇於北京；場面之闊，罕與倫比；兄弟數人，無一不兼差數處，食俸數百；惟一之辛勞，則爲薪俸收據上，尙須簽一字蓋一戳耳。姜君性固直爽；在歐時，曾因正誼二字，與人大爭，而至破頭流血。與華語之曰：子固一知恥之人；

今日白手受祿而不知恥；其故何歟？姜君顧左右而言他。意者，人性善惡如膠泥，納於方斗則成方形；納於圓筒則成圓體也。姜君回國。早於興華，故已薰染惡習而恬不知恥乎。古人云，「見仁見智，存乎其人。」又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有以也。

姜天馬與李達仁原屬同寅；天馬之歷史，達仁生前，曾爲家人道之；興華憶之尙詳；其爲人圓滑而又陰險；平時八面玲瓏；專獻殷勤於強暴之政客及軍閥；遇事推諉以掩藏其無能，以表彰其無過；他人見其無過，卻反以萬能視之。彼欲奪他人之地位，先造不利於其人之空氣以暗傷之；次再假造事實以明誣之；更於長官前，用其侵潤之譖，扇受之訴以推倒之；另用溫柔之手段，乞人推薦於其長官以頂補之。

此種方法，無往不利；姜天馬賴此方法以得薦升；既薦升矣，又賴此方法以得持久。長官同僚，有時明知其陰險而不敢去之。至於安分守己之人，奉天盡職之士，則長官同僚，往往利其柔弱；幸其孤立；摧掘其地位以騰給他人；此他人者，蓋又是一般陰險或圓滑之流也。

天道恢恢，姜天馬得意一世，而兩眼忽然失明。

與華在此著名惡叢之中，於本身計畫，尙未實行之前，觀此種種怪狀以爲樂；蓋欲救人之身，必先識人之心；將來救人之身，或更可救人之心也。

在歐時之舊相識者，見與華蒞涼，設讌歡迎；月必數起；此又爲與華冷眼觀人之機會。席上有老年中年少年；不噴涕；不吐痰；飲嚼不出聲；杯盤不狼籍；形式上固已改良不少；而二三人，言其所思，思其所聞；視昔日之深沈不言，或言不由衷者；精神上亦已有多少進步。老年人爲過去時期之先輩；習慣固自不同；少年者爲將來新進；態度又另成一色。姜氏父子，同爲過去時代之人物；旣不解所謂現在；更不解所謂將來；與華戲呼之曰『姜老朽』。

又有一人姓袁；長於辭令；雄辯滔滔；舌戰必勝；然卻十分穩重；常能自圓其說；面面周旋；絕不得罪一人；人皆呼之爲老圓。此類人物，當然爲現今時代中最能得意之驕子；與科學家言，卽滿口科學；與道學家言，卽滿口道學；與官僚言，則蠅營狗苟之法，井井有條；與軍閥言，則遠交近

攻之方，娓娓動聽；人與談佛教，則聲色香味皆空；儼然一佛教徒也；人與談耶教，則懺悔祈禱，指頭指心作十字；儼然一耶教徒也。

席間有一人姓蒯；議論明暢，尙不失爲心直口快之人；社會之改革，彼甚贊成；且以爲革命亦所必需；但本人之權利，則不可犧牲；而中國之混亂，彼常歸咎於他國云。

蒯君性好闊綽；蒯闊音相似；故與華呼之爲「老闊」。

席間又有一人姓江；不言則已，言則滔滔不窮，如長江大湖之水；故綽號爲「老江湖」；人皆欽佩老江湖之議論風生；然亦笑其所言皆是空中樓閣；似日球月球中人之口吻；而已自忘其爲地球上之人物。

老江湖云：世人眼光太短；只知今日；不知將來；今日之人，無一能與余表同情者；將來之人，必皆與余成同志；世界太平之象，即在目前；法律戰勝勢力；勞動壓倒資本；世界平等；國界剷除；工商自由；職業自由；此國之人，得爲他國之關員；此法之優點，早已於數事證明；例如易子而教；

例如醫者不診治其家人，是皆有明效大驗者也。由此類推，則以此國人充彼國之行政長官，決可見諸事實；無他，此法能以平等爲原則耳。平等者，人與人之間之最穩固之原則也。

同座諸客聞此言，咸謂極遠之將來，我人無暇顧及；我等爲目前之人物；只能圖目前之穩固耳。

北京城內之婚喪紅白各事，多於他處；與華非矯情絕世之人，酬酢亦自不少；某日，慶弔至數處之多；投片致禮，從俗從宜；口佔一絕，感慨繫之矣：

剛來拜壽又趨喪。南北東西片幾張。同日同城同時刻。一邊歡笑一悲傷。

第八章 故鄉

與華在京，形形色色，聞見廣而閱歷深；乃決然歸其故鄉；實行其預定之計畫。其事維何在？

故鄉造一醫院；診救其本省貧病之人。不驚高遠；先從切近者着手。

經歷二日夜之鐵路；又經歷一晝之旱道，與華乃得重踐故土。

停車之處，店夥數十；手提紙燈；或書紅字；或書黑字；有爲某某棧者；有爲某飯店或某旅館者；巧立名目；滑人視聽；其實乃換湯不換藥耳。人聲喧雜，耳不能辨；燈光字迹，目尙可認。與華家已無人；親友亦不相識；孑然一身；見有錦歸旅館者；坐落於某街；與故宅相近；青年遊釣，百感縈懷；該館名稱既雅，詢其價目亦頗廉；遂投宿焉。

故宅地址，雖尙可辨認；然自伊父出家時售去以來，早已數易其主。館室甚小；而位於要衝；僕孩稱館主係前清縣令；貪而無厭；倖進之心極烈。其時政府用人，未盡合於正道；用非所學之惡習，未能盡除；鐵路係屬新政；各部份之首領，由專門家充任；局長則可以無爲而治；故人人視爲優缺。該縣令不知自量，歆羨此缺甚久；某年，適有某某鐵路者；局面甚大；而路則尺寸未築。該縣令獻重賂於最高長官；卽當時號稱總督者。不料此總督正己正人，欲樹法治之模範；事事以

公道爲準繩；見此重賂，非但不授以局長榮銜；且將該縣令拘入模範監獄；除麤飯外，無他食物；每星期卻須沐浴二次；謂洗身還須洗心；洗去銅臭後，再看下落。監禁多年，迨至出獄，業已傾家蕩產。離去本籍；向親友張羅小小資本；來此開設旅館；卽錦歸旅館是也。營業尙稱發達；旅人往來不絕，類皆俾晝作夜；白晝寂靜如深夜；黑夜則人聲喧雜，殊足擾興華之寤寐。興華幼受父訓；夙興者昌；晏起者亡；拳拳服膺；成爲習慣；大凡各國各有其格言；而其精意大略相同；興華聞各國格言，皆能心領神會而勉力奉行。勤而且儉；每日黎明卽起；於四面鼾聲之中，獨身靜步徐行，免驚鄰客；子然無僕從；事事親自料理。第一日安排行李；淨身易服；第二宵解衣熟睡；久倦之後，頗覺甜快。醒來正五更時候；雞聲三唱，喚起萬籟。興華計畫，第一須瞻拜祖祠；慎終追遠爲中華禮教之本；興華固禮教中人也。

晨星寥落；日光微曦；太空遼遠；天地抱合；信步嫻嫻；經過二三村落。村犬臥道；聞聲號跳；一吠百和；見此異鄉人，儼然執行其守望相助之職務。胼手胝足之鄉人，大半皆日入而息；日出而

作；汲井村孃，飼牛童子，迎前迴護；諸犬始撒陣散去。行稍遠，見有二驢；緩步躑躅；御者隨於後；不執韁亦不揮鞭；獸認人爲主；人認獸爲僕；主僕間無詐無虞；無畏無恐；彼此似能以忠與誠相洽者。

入羊尾巴衙衙；物是人非；繁盛一如昔日。此街西口，有布店名永興；興華幼時交易之老店也。貨真價實；歷久馳名；門庭寂靜；絕不張貼一字；屏牆深處，懸一金字小黑牌；鋪櫃則隱於更深之處；人地生疎者，幾不知其有商品存焉。此蓋舊日有名商店之格局；不張皇；不鋪排；一如良家女之莊雅不矜聲色者也。

前行復數武；有數店；裝潢彩爛；光采炫耀；鋪張陳設；竭招徠之能事；然其貨實非貴品；蓋如小家婦之專恃粉黛胭脂；以鬥色誇妍者耳。

鄉市風光，原與巨城不同；熱鬧場中，總帶有幾分野景。公雞雄冠高足，得得而來；母雞細羽短纓，啄啄無畏；成羣結伴，信步入鄰店；見狼藉之米豆，不問主客，張嘴啄食；店夥習以爲常，視若

無睹。

日高三丈，人烟已盛；三五成羣之犬，搖耳擺尾，不復畏人；視與華彷彿似曾相識；不復有吠聲吠影之驚愕狀態。與華意中，以爲犬有特靈；舊主歸鄉，相視而笑，莫逆於懷；天性然也。有主之犬，大概賴唾餘以爲食；無主者，麇集於肉舖飯店之前，見食卽攫；遇叱卽遁。

大凡貧者不與富者較，則樂天安命；身心泰然；故鄉市之老幼男女，以及雞豚牛羊，無一不安貧樂苦，逍遙自足；而尤以無識無知無憂無愁之髻年爲能自樂其樂。裸體若天童，自來自往；赤膊似神女，無畏無羞；日不厭熱；風不嫌涼；短褲開襠，得便且便；長涕懸鼻，既呼又吸。有時三四冲齡，黑辮紅繩，頭頂儼然生角；或者二八村癡，藕髻菱足，履地難若登天。

燈籠術之轉角處，有一油餅店；店主爲孀居賢婦；年逾古稀；氣骨猶昔；形容已老；俯首偃背，似欲入塚者；與華幼時識其人；憶祖母嘗爲述其家世；此賢婦之夫姓桑；因賭傾家；繼嗜鴉片；其先世原係仕宦之門；桑婦竭盡心力，欲化除其夫之賭癖及煙癮；而卒未成功；蓋桑氏多妾；一

妻傳之；衆妾咻之；寡卒不能敵衆也。妾皆嗜煙；均無所產；婦育一子；肖父不肖母；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仰給於其母焉。

桑母擔負既重，又無親朋可倚；兩袖清風，全賴一身之血汗以活命。嫁資所餘，僅金鐲一副；不離雙臂；祇欲支撐門面，故始終不忍賣去耳。與華佯爲不識其人者；女客女主間，作通常寒暄語；如曰，貴店生意興旺，如曰承蒙貴客光顧等等。

長舌是女子天性；好奇亦女子恆情；與華旣遇桑婦，亦樂得隨便談談，聊以解寂。油餅雖非所嗜，卻解囊多購數枚；先以已閱過之報紙包之；次由袖中出一巾以紮之。桑母忖與華是異鄉遠地之人；好奇之心益切；尊姓貴府之言，接連不絕；與華以同省中之某縣某村某姓答之。桑母雖熟於世故，而地理卻不甚明白；且亦無心深究；唯唯諾諾，敷衍了事而已。

途中遇瞽者二；年約四十許；有十四五齡之童子伴之。一琴一杖爲瞽者隨身之長物；一持圓筒琴，拉之成聲，卽俗稱胡琴者；一抱扁鼓琴，彈之成聲，卽俗稱爲絃子者。兩貧相依爲命；兩器

相和成韻；雖曰制作不精，卻亦哀樂分明。一嫗倚閭遙望，招之以手，呼之曰瞎子。弄技活命，所求本微；開價回價，皆所不必。入門奏樂，聽者滿院；絲絃之聲，與老幼嬉笑之聲相混雜；歷時二鐘，酬銅圓二十枚而已。

與華再前行，過故宅之門，徘徊久之。原來李氏祖居，相傳歷數百年，易姓自達仁入山之日始。今日居於宅者，爲他省人，爲著名煙捲公司之經理人；一方面廣銷此種毒物；一方面建設慈善事業；如冬日施粥，夏日施茶，以及補助學校各事。

與華審察各種商情，覺市上國貨較昔日爲少；洋貨乃多於昔日；專售國貨之商店，竟絕迹焉。菸捲銷路之廣，更令人驚心動魄；無男無女，無老無幼，莫不吸菸；最貧莫如丐者，然亦左手乞食，右手持菸；一若此毒物更急需於食物者。與華睹此情狀，不禁憤懣填胸。

昔有一鞋匠，與華識其貌，尙能憶其名。往日在街畔以補鞋爲業；今日仍坐守原地。見異鄉人左顧右盼，驚疑而問曰：君在途中尋友乎？與華答曰：否；但問居此宅者何人？子能言之否？匠曰：

不能言；惟此地故主家世，則予能道其詳。故主姓李；數傳至李達仁；聰明正直；落髮高位；妻極賢；鴉片麻雀之惡風，賴以禁忌；育子女各二；祇幼女強健；他皆早卒。達仁愛幼女如掌上珠；不幸結婚之後，婿有外緣；女即怨憤而死。達仁厭紅塵世界之齷齪，退隱山林作野人；「民朝總統」遣使勸駕；而卒未出山；蓋彼登高俯瞰，翰林總總者，實塵沙蟲蝨而已。光裕聞「民朝總統」四字，覺得有味；問鞋匠何謂民朝？何謂總統？

匠答曰：中國從前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等等；每一朝代，各有其名；今日之朝代，則名曰民朝。總統即是皇帝之別名；譬如總督都督軍等等，換湯不換藥，萬事皆然；但前朝之皇帝是世襲者；民朝之皇帝則可一年一換或半年一換；將來或者一天一換，亦未可知；且也，從前皇帝之外，無第二人更高者，總統則另有太上皇在各省或各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三七就是廿一，三五就是十五；總統就是總統。

光裕聆此解釋，付之一笑。心中默思曰：古人云「不求甚解」，原來中國之事，解無可解，求

無可求；以不解不求了之可耳。指鹿爲馬，沐猴而冠，自古已然，今更甚耳。

鞋匠繼續其前言曰：達仁生前有一佳著，名曰「空魂」，亦名曰「無肩時代」，描摹當道之醜惡，實屬有聲有色。初時，政府禁止出版；嗣有一教育總長，略明大義，解除禁令。乃其時某省督軍，威權非但凌駕閣員；且凌駕總統；視中央命令如糞土；凡印行及傳誦該書者，一律科以重罪。同時，他省另有一督軍，轄地較隘；權力亦不小；禁之而不嚴厲；此書在此省內，雖難公然傳佈；而民間私相授受，卻亦未見獲罪。

鞋匠言之津津，原不過如齊東野人之好談故事；初不知對面傾耳之人，卽是此段歷史之個中人也。

光裕歸里，神魂依舊，面目已非；謂爲前後一人可也；謂爲前後二人可也。海外採來之種籽，將播植於此寢寐不忘之故鄉，而盼其開花結果焉。

凡事，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光裕惟有茹苦含辛，逆來順受而已。

王興華是李光裕之新姓名；鄉里中無人知其爲誰；每遇人詢及原籍，但擇同省中遠邑僻村之名答之。某日向劉姓婦，購有舊祠；賴同省人之名義，得以減價至數百元之多。劉氏雖一女流，而稟性慈善且慷慨；知興華購祠，係欲改作醫院，故索價格外低廉；興華遍觀國內之貧人病人，增加之率極速；與他國成反比例。該祠僅有平房數間；目前尙足敷用；然曠地甚廣，正合於後日之擴張；松柏繁茂，宜於衛生；此又爲興華愜心滿意者也。

民貧矣，而政府如何乎？冗員多於水蛆；機關之多如疊牀架屋；乳臭未脫之青齡，驟踞高位；墓木已拱之老朽，坐領乾薪；外交官則既設公使，又添領事；既有公使，又改大使；今日派官僚出洋，美其名曰財政專使；明日派武兒歷聘，崇其號曰軍事大員；鄰邦拒不招待而不以爲恥；國庫竭其供給而不以爲慮；一言以蔽之，揮霍浪費，蓋世無匹而已。譬如垂亡之巨室，將傾之世家，視金銀財帛如泥沙，不暇勞其心計；無兄弟姊妹之區別，競相醉於侈風。

興華悟同流合污之非；以潔身行己爲是。設一小醫院；僅容病榻十二；貧人免費；富人納費

之巨細，視其財力之大小。歷時未幾，貧人來者固多；富人之信用亦甚深；與華全副精神，傾於此救人之工作；且深知人生心理之作用；有時醫心即以醫身；有時先醫其身，後醫其心焉。

與華據其生來之所見，非但見之於本鄉者，且見之於本國各地及外國各地者，恍然於立國大本之道德二字，已達於破產之絕境；本毀則枝自摧；扶枝宜先培本。將用口舌以喚醒世人乎？柔弱女流，口舌無聲也；無已，將用文字以喚醒世人可耳。文字無陰陽柔剛之別；讀者或尙足以驚心動魄耳。

與華於醫務之外，又用報紙以發表意見；未幾，社會中人，歡迎其論文者甚衆；視之爲文學大家。與華又就其日常親近之病人，及境內環居之鄉人，循循然講演衛生之方；以及勇氣忠心；與夫社會生活上重要之道。

天道恢恢，有一督軍，於數年短期中，驟成豪富；臨死時，良心發現；自覺其作孽得來之錢，應略辦慈善事業，以贖生前之罪惡。平時在報紙上見與華之議論及其所辦之專業，雖未識面，實

已傾心。一日，以遺囑致興華曰：余不識君爲何姓何名；余讀君文，知君爲女界中極有德望之人；君文皆能刺人之心而使之愧然汗下；初讀君文，未嘗不憤君之指摘入微；然而回頭細思，實覺語語入人，字字刺骨；我輩貪官污吏，罪惡滔天；真如古賢方望溪所謂『人失其性，禽獸不若』者也；張稷若有云『篤於所嗜，矜亂荒遺，爲不具之人；敗度滅義，爲民蠹害，爲異類之人。』陳文恭有云『一包血膿，裹一大塊骨頭，能着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命之曰禽獸。』今日清夜捫心，能毋愧死；世界各國，蔑視我華人，咎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血流遍野，究何所得；無辜小民，生於世更苦於入地獄；忍氣吞聲，奄奄待斃；黃金滿室，昔日足以快我心者，今日足以寒我魂焉。君可取我財以發展君之宏業；余子多斃，天殆已罰余；所留僅一子，愚蠢如豬；余妻已故；余妾成羣，見余多金，無一不恩情綿密；有時余佯言破產，無一不欲別尋途徑；彼等不值一錢；余卽不留一銀。君言皆有至理；余昔日剝奪社會以自肥，今請君代行慈善，以還諸社會。君代余教育青年；君爲青年培植其良善強固之基礎；而尤宜培植其誠直之天性。我國處於列強

競爭之際，苟欲自存，宜有主義；主義勝於干戈；有主義之人所結成之隊伍，堅甲利刃，望而退敗。余從此逝；良心上之重咎既去，余瞑目矣。

興華從此成爲富翁；非富其身；乃富其事業也；蓋其本身固依然勤且儉也。

老子有言「天下難事，必始於易；天下大事，必始於細。」興華醫院，先小後大，深合於老子之至理矣。

興華所自樂自慰者，惟療治病人之一事；然而醫聲日盛；文名亦日盛。醫院之組織，日益擴張；設備完善；管理上無一不井井有條；因此遂有組織名家管理大家之稱。興華所主持之報紙，原爲宣傳主義而設；亦蒸蒸日上；銷路在本國報紙中爲最廣。

第九章 尋醫

鮑以德自與光裕相離以來，又別其父母而另居於祖父之遺宅。迭經患難，卒有所成。鮑乃義居京，依然兼差數處；以德自甘卑位，不愛交際；亦不求助於人；性與父反；父圓滑而子方正；父尖利而子平直；父狡詐而子誠實。靜默寡言；深沈多思慮；額重似多愁者；向不以其志願訴諸他人。五月三十日之滬案，以德雖非在事之人，亦非參預示威舉動之人；然對於此案，實有重大之憤懣；故自此案發生以後，其態度視昔日更奇；日常太息不止；並有時自言自笑，似有瘋癲病者。彼常自咒曰：予早料其有此一日；咎在我華人，何必怨外人。有時以德之行動，亦似癡人一般；父與母憂之；商量遣送外國留學；一以舒暢其神經；一以增長其學問。

鮑乃義交遊素廣；官費易謀；爲子運動工商隨員，原不費吹灰之力；然其子拒絕之；原因極簡；蓋有一友正留學於德國，函中常述白人藐視華人情事；故不願出洋也。

鮑以德鍾愛一人名桂仙；原係青樓伶女。

鮑以德與李光裕素不相識；不過憑媒妁之言，奉父母之命，以成婚姻者耳。

行禮日之深夜，即已潛逃於情女家；情之所鍾，命之所寄；况以德誠篤剛正，本於天性；故寧死不肯分心。光裕悻悻然歸去，正足以解其束縛；光裕歸去後之下落如何，自非彼所介意。曾無幾世，盛傳光裕逝世；以德欣然，攜桂仙回家。未幾，桂仙育二子；合家歡喜；扶爲正室；嗣又育一女；以德愛此三兒似掌上珠。

當光裕在歐洲研究科學之時，以德不出國門；並無一定之趨向；而其爲國宣勞之心，卻是與日俱進；絕不似其父之祇知鑽謀私利者也。

忽忽十年；情之結合，是否即是幸福？非也。咎不在父母；咎在於年齡；蓋年輕時，血氣未定；辨別之能力薄弱；誤入歧途，勢所難免也。

鮑以德自幼即聞尊親之義；故父命莫不服從；但實是陽奉陰違。情之魔力強於義；父爲之擇一女；而彼所愛者乃另一女。

閱歷日深，智識亦漸堅定；以德漸悟所愛之桂仙；具婦之性格；並不具妻之性格；究竟出身

微賤；難語大道；知所以悅人；並不知所以愛人；形可變而性不可變；諺云：狐雖修道，狐尾常顯；永不失其爲狐。

以德盼於三兒者甚切；育之教之，不遺餘力。無如人事無常；長者未滿九歲，忽然夭折。禍不單行，次子相繼臨危；病與長子同；以德惶恐無狀，不復以護兒之責，委諸桂仙。

以德日中既須出外服務；又須抽工護治小兒；不解衣帶者三晝夜；倦時僅伏案假寐。病兒之一舉一動，一呼一吸，以德莫不靜察其狀態。桂仙卻不關痛痒；依然以麻雀爲惟一之消遣。桂仙雅不欲誼鬧其兒；故平時邀友博於家，此時卻博於鄰友家焉。

桂仙離家，以德非但不阻之，而更樂之；蓋彼本無裨於家政；且智識淺薄，或更有害於病者耳。

以德心直口快，故交友甚少；平時常語友曰：智識薄弱，卽是愚之別名；愚之害人，隱而且毒。次子病篤，以德自怨自艾曰：殺我子者非他；愚字殺之耳。

以德束手無策，愁眉不展；回憶長子一病不起之往事，冷汗滿額；手足皆顫；握掌切齒曰：惡魔惡魔！既攫我長子！又欲劫吾次子！余力足以碎鐵石，而不足以救弱童！余何罪！余將罪誰！誰能出良方以活之者，余將終身事之；嗚呼！余若早習醫術者，余何致束手於今日乎！

一息尚存，百方用盡；男僕女婢中，或忠或否，無一不效奔走之勞；無一不惜幼主之垂危。以德心急語亂，急呼延醫延醫不止。

僕人陳玉，在諸僕中為最老亦最忠；當以德未生以前，已侍奉老主達仁多年；不待主命，早已疾馳至丁大夫家（北方稱醫師為大夫）叩頭數十，乞其速行。

丁氏係著名華醫；雖不敢駁斥科學；然常鄙視西醫而尊視華醫。陳玉不違其主人之偏信西藥；以為西醫祇適用於西人；華人自有華藥；何必採用西藥；他僕附和其說；女主桂仙亦然之。丁大夫臨門，以德一人外，莫不謂神仙自天而降；以德寡不敵衆，不得不屏棄西藥。

女婢陸氏，於主張雜沓之中，亦不肯安於緘默；以為彼所素識之華醫，更高明於陳僕所聘

者；疾馳出門，不轉瞬，攜張大夫同至。

兩大夫互詢尊姓大名；互作晴雨寒暖之套語；互相推崇；互相謙讓；基兒一氣將絕，彼等似已忘之。以德不能忍，目語桂仙，引導張大夫往小廳暫息；先請丁大夫入房診視。丁語以德曰：令郎犯病之時爲木月；木屬肝；病在於肝；應以木藥治之；予之良方係五世祖傳；畧加百草，必有奇效。

丁出張入；謂兒病在脣；脣屬於土；應以紅黃藍白黑之五土，祈禱於神而配合之；社稷壇上之五色土，爲五神所頒給者；一劑無效，再投二劑；有效則生，無效則死；如不能生，恐不免於死；配合方法，係張氏祕傳；價固昂貴；效實神奇。

以德聆此二語，躊躇半天；無所適從。病人之熱度，有加無已；用兩手遍體摩擦，以令汗由毛孔發洩；又用冰包兜頭，以令血不入腦，而遏止熱勢；病象似稍退。

此時有楊大夫續至；稱是西法名醫；左目掛一單片玻璃眼鏡；首戴烏絨高帽，但已灰塵塞

縫；身穿青黑色大禮服，但已皺摺不堪。名片上載有十數頭銜：碩士、博士、畢業於英美德法，諮議顧問，馳譽於督軍省長，入室後，踱來踱去，評字評畫，嘵嘵不休。催問二三次，尙未言歸正文，忽然語以德曰：名醫向不掛牌，須有巨公或親友介紹，方肯出診。余聞令郎病篤，又因素仰盛名，故特自告奮勇，閣下爲李尙書之世兄，不久當任爲內閣總理，托居蔭下，實屬三生有幸。醫生職業，雅非所願，尙盼鼎力在部中謀一位置，並兼差二三處，庶可不勞而祿。月杪領俸，提筆簽收可耳。老生常事，幸乞勿吝。

以德素有耐性，且素以忠厚待人，聞言雖不耐煩，而仍不失其和藹之態度。答之曰：執事來此，意在治病，似不宜談及他事。我兒病劇……

楊氏曰：唯唯。余見臥牀者只有一兒，然則此兒卽是病者矣。病重則死，死則病畢。以德聞死字，謂余不欲其死，還請救之。

楊氏謂吾亦不欲其死，死則不可救。又目視病兒曰：世兄世兄！汝面目清秀，不愧爲世家子。

但已稍寵害；汝能識字乎？能誦書乎？能背誦默寫若干字乎？

病兒詎有所聞；只昏沈於熱度中耳。然而發汗一身之後，危象似已減輕。

楊氏泛談百事；主要之任務則一字不提。

以德詢楊氏果在何處習得醫術者？

楊氏曰：余之習醫，始於美國之紐約；終於日本之東京；中間經過歐洲；無校不入；無地不留；余之足跡；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人克與余比短長。余在社會上所遇之醫學博士，更多於在校者。在醫科大學，不如在社會活動之更有興趣；校內聞見有限；校外則聞見無窮；讀死書遠不如看活人。余常與醫學博士同席飲膳；彼輩徒負博士之名；實無一人能比余更博者。在德國柏林，余與樸甫博士同膳於餐館，彼座近門；余坐首席。余在歐為四萬萬人民大國之代表；首席當屬於余；樸氏樂就末位，諒無出頭露面之勇氣；且近門則於病家招喚之時，離座可以便捷而已；此種小大夫，招之來即來；辭之去即去；原來只可如此；余則不然；苟非再四懇求，豈肯輕於出診。

樸甫只能操德國語；一日，余欲炫我之所長，故意用法語問其晨安；彼竟瞠目不知所答。在英國倫敦，在餐館與一爵士同膳；此是英國真正爵士；絕非冒稱貴胄者。有一時髦貴婦，裸胸坐在余之右；費余能飲食；又不納口之禮節，余亦知之。

鮑君！君不識歐洲；余則識之深；雅服當求之於倫敦；美女當覓之於巴黎；鮑君！余與君作一席話，忻甚；中國人皆庸愚；賢智如余，無人識之者；惟君識余；可慰矣。以德曰：予不識君；閑話少說；究竟君在何處習得救人之醫道者？請明白見告。

楊氏意氣軒昂；但言始於紐約；終於東京；前後歷十五年之久；官費源源不絕；以遊爲學；遊學之名目，本極正大光明；遊學之樂，樂真無極；迄今思之，如能再得十五年之官費，甚願再往歐洲遊學。

楊氏又側目於女主桂仙曰：余在歐洲時，覺女子最美之物惟襪；回國以來，卻覺得中華女子之襪更美。

以德此時，忍無可忍，謂楊氏曰：子虛度十五年，枉生此一世，予之光陰卻甚寶貴；子其速去。楊行既行，復回頭謂緩日再見，緩日余再來。

以德高聲遠語曰：速去速去，勿再來。

三位醫師，先後離去。以德沈思，除再訪延第四醫師外，別無良術。然醫師之意見愈紛歧，貽誤更不堪設想；此又以德所慮者；且病已垂危，一日不可延緩，束手無策，連呼奈何。

桂仙雖愚，亦頗知責任綦重，不能不爲其夫籌一善策；猝然語曰：鄰友固早言我家有鬼作祟；余本來疑信參半；然大兒死前，余見一狐在屋脊疾馳；昨晚，余又見一狐馳入正門；我母及大母，嘗言狐能爲禍；亦能爲福；我等應燒香獻飯以禱之。

女僕附和女主，亦謂拜狐方足以去凶召吉而救此幼主。

以德固非迷信者；語其妻及婢曰：汝等信狐；汝等叩頭可也；余則愚不至此。

有何慶榮者，與鮑以德爲同鄉；又是總角之交；父輩往回素密；已往之境地，彼此相似；十八

齡以前，同受初級及中級教育於官校；又同受碩士學位；此後何君赴歐習政治經濟以爲獵官之具；以德則因家庭關係，悠悠忽忽，未得出洋。二人互爲良友，有休戚與共，貴賤不忘之厚誼；有時雖不免有意見之爭，然彼此以誠直二字相待，始終不傷其親愛。

外人常稱，華人不應改換其彩爛之袍服，及光滑之長辮；何氏厭聞此種論調；然而一回中國，卽拋棄西裝而改服華裝；蓋彼富具愛國心，以爲西裝多用洋貨；須待本國造布廠之出品，足供全國洋裝之用，方能永久改服；否則徒使利源外溢而已。何氏此種見解，就工業發達之理勢言之，未免錯誤；蓋供與求爲經濟之原則；求者寡則供者亦寡；必先有求者，然後乃有供者；改裝者多，設廠造布者方能多；世界上千萬事物，無一不然；千萬年來之往事，亦無一不然；何君愛國之心誠可嘉；然而書生之空想，徒與理勢矛盾而已。

何氏既負留學畢業之頭銜，在政府得一位置，自非難事。然而所受挫折亦頗多；蓋彼賦性允直；言語一致；此種性格，西國極見重於社會；中國社會則輕視之。

當其跌落之時，常謂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則其樂天知命，及其不自菲薄之精神，可想見矣。

洪應明菜根譚有云：『只求己是，不恤人非；只欲心平，不嫌境逆。』何氏常以此自慰；然其所遇之逆境，真是不少；幸賴其才學超衆，故屢屈而仍能屢伸耳。

何慶榮在報紙名「救國」者，著一論文，文謂「亡國者金錢；金錢之勢力，足以蠱主義，喪道德，滅沒宗教；而陰險殘害，亦莫不由金錢而來；若欲政治清明，必先使經濟平均；欲使經濟平均，必先減少高級人之俸祿；增加低級人之薪金；治人者及治於人者，庶幾能互相揆度而互相原諒；進身全恃才德，則無才德者，自不能施其陰險殘害之伎倆；其已居高位者，自亦不生貪心。」

一日，人誣何君作弊；蓋何之論文，原不免招忌多人；適有一友，欲誣陷之以攘奪其地位也。

又有論題爲「腦與心」。何氏撰此文以告青年者也。其文曰：君等欲救國，君等須先殺敵；吾國最大之敵爲淡漠；淡漠之友，危於大敵；蓋敵如虎，我可防之；淡漠之友如狐，我受其害而不

自覺者也；人必奮鬥而後能生存；淡漠者，不奮鬥而自溺者也。淡漠之友，名爲友而實則爲敵；蓋賣友者也。人性淡漠，則置國家於度外；則置社會於不顧；除自身臭皮囊之外，不復知有何物。

此文又爲何氏招尤之原因。

鮑以德與何氏爲同志；當其幼子病重之時，何氏常來問病；常以善言慰以德。

某日，何君來較早，仍以病情相問。以德謂毫無起色；延醫甚多，而可靠者絕無一人；改聘恐仍是庸碌者流；自悔未曾習醫；天若活此子，將來當令其習此最有益於人類之神術，以普救世人。

何氏曰：離此二十公里，有一醫院；院雖不大，成立亦未久；然而鼎鼎大名，活人無算；院長是一女子；係兒科專家；貧者不收醫費；而又給以藥品；全恃富人之所給以周濟；貧人；余不知其爲貞女抑孀婦；但余與之相識；余確知其無夫無兒。

兒科專家一語，大動鮑氏之心；懇其友速函招請；謂彼如能救活我子者，我當傾家以酬謝。

之。

何氏曰：唯容予電請速來可也。語畢，親送電信至電局。

何氏既行，鮑氏自言自語曰：世上僞友甚多，真友甚少；急難之中，始能識真僞。以德視醫如天仙，信仰之心既篤，神志爲之寧靜；似此無名氏之女醫，真能救活其子者，一心皈依，不復憂心如焚；望眼欲穿，渡短日如長年。

然而過去一日又一日；終不見女醫蒞止。

第十章 重逢

李光裕得電報，院事甚繁，委人代理，佈置一切，煞費三日之功。

光裕之心，一瞬中跳躍百次；又驚愕；又快樂；似入夢中；一生心事，無可告人；他乎她乎！昔日

何人！今日又何人乎！昔日他視我爲無益者，今果有益否乎？

光裕所乘之車，與當初歸家時所乘者無異；一驢二輪；折腰屈膝於車箱之內；青布圍其三面；一路癡思；神魂往而復回；回而復往；旋乃注定於她之一字，隱自得意曰：當日爲她；今日爲我矣；我有今日，她其悔有當初乎！行甚緩；飛鳥集於車頂；鳥語似喚她字不絕者；似以吉音相賀者。光裕到門，合宅大喜；喜救星降臨也。鮑以德長揖前迎；開口卽以病情相告；並詳述長子死於同病之故事。

光裕心雖忐忑，狀甚鎮靜；仍以全神注於病兒。以德之長言短語，及驚悸之狀態，則似不聞不見者。急以溫度表納於兒口；急將病牀整理潔淨；又命將無益之器物，搬往門外；並索取輕便之衣褲，爲病兒易之。

光裕和柔之命令，合家上下，無一不奉行惟謹。

病人既安排舒展；病室既整理一新；光裕乃將始末病狀，一一詳詢於其父；以德乃一一告

之。

過去之光陰，瞬已寒暑十易；二人之面目，皆與昔日大異；然而光裕目中之以德，神采更勝於青年；一種聰明英爽之氣度，實與常人有所壤雲泥之別。

以德固不知光裕爲何如人；意象中，彷彿似曾在某處或途中，見過一次；然祇知其爲時下著名之女博士而已。

光裕面目，已非昔比；雖舊友亦驚爲相見不相識。

光裕稱病未達於絕境；但須依法調養。

女主桂仙不甘緘默；謂曾二次見狐；總須拜狐以避殃；詢光裕意見是否相同。

光裕婉答；謂狐之外大有事在。

女主不悅而去；並喚其婢同行；祇以德仍留於病室作陪。二人討論利害及方法；意見完全一致。於此時也，病兒氣色略佳；肢體漸活；視線時向於其父；時向於此異鄉人；低聲問其父曰：此

孃何來其爲姨氏乎？姨孃愛我而來視我者乎？

以德含糊應之曰：然此乃諸姨中之愛汝最深者；汝其敬聽姨言。

兒曰：爸爸、姨愛我，我亦愛姨；我惟姨言是聽；汝亦聽姨言乎？

以德語醫，此兒不肯服藥；將奈何？光裕曰：無患；予有法使其從命；予治兒甚衆；無一兒不爲予軟化者。

不久，藥將至；光裕素知病兒之心理；夙擅調理病兒之妙術；來時攜有玩具；足以引起小兒之興采。

光裕以玲瓏火車，置於桌上；忽自行動。病兒興采煥發；一小杯藥酒，一口飲盡；並言慈姨若再能使火車走動，則第二杯亦所樂飲。又正色作成人狀曰：我病愈後，長大成入；我欲自造火車，攜我爸爸與姨孃，乘此火車，直往上海。

光裕曰：飲一杯正好；飲太多則反有害；凡事，太過與不及，厥害惟均；汝欲無病，汝須靜睡；醒

來再看此小火車。

兒曰：唯予欲睡；予不能睡；又以手指某處曰：姨孃！予此處疼痛。

光裕欲其睡，坐近牀邊；以和而且清之喉，爲之唱歌；音調動心而又怡神；未幾，兒真呵呵睡去。歌曰：

眠眠眠！縹緲若神仙。心靜神甜。佳境在面前。忽忽成青年。

萬類低首，不敢仰顏。大任在肩，才而且賢。兩袖翩翩，花果萬千。羣生樂利，喜地歡天。

此一睡也，終夜無聲；直至翌晨，日高三丈，方見醒來。開口第一語，卽問姨孃何在？並語其父曰：爸爸！若姨孃常留我家，則任何藥酒，予無不樂飲。以德答曰：姨孃不久卽來；昨夜伴汝，自暮達旦；困憊已極；當稍休息。

兒病已久，性稍乖張；大叫姨孃速來。以德婉言以平其氣；但稱姨孃片刻卽來。兒病漸輕；但一刻不能離姨孃。以德懇求女博士屈留多天；收拾東廂房以居之。此房適與結婚時之原房相

對照。光裕不甚關心於此，最可紀念之舊象，全副精神，貫注於治病之急務；每宵只睡數小時；僅足免其不能支持之疲憊而已。

初次醒來，急奔兒房；視察其過去之情狀；佈備其應施之方法。

兒與父同感此女博士兒之感也；出於口；父之感也存諸心；而灼灼四眼，同集於此異鄉女子身上。

兒語父曰：姨孃真美而慈！

父曰：然；姨孃真美而慈！真慈而美！美慈二字，不知不覺中，往回於口中無數次。

光裕叩門入；面帶笑容；似預料疾已大減者。以德致其莊敬之禮節語；光裕答以同等之禮貌；兒則喜躍。

光裕視察一週；知病勢確已大減；告以德曰：令郎現以出險；依法調理，不久即可復原。以德低首示感謝之狀。

兒呼姨孃；並欲再觀小火車之行動。光裕以溫語答之；謂須先飲一杯藥酒。

兒謂惟姨孃之命是從；滿杯藥酒，果然一飲而罄。

翌日，服藥如故；病更輕；光裕知能與言語；乃以火車之能力及機器所以能動之原理，用淺語以告之曰：行動者，狀也；所以動之者，力也；力之爲物，非目所能見；所可見者爲動之狀耳；機器中有彈簧；彈簧生力；而人之力則爲志願。

光裕令兒彎掌；又以鋼條彈簧納於掌中；掌受彈力而張；光裕此時，於戲玩之中，寓以教授之方；謂車軸受力與手同；輪與軸聯結，輪受壓力而旋轉，謂之旋動；車身或進或退，謂之直動；直動可變成旋動；旋動亦可變成直動。

兒見眼前事物，又聞眼前指點；興高采烈；求問不已。

兒欲博姨孃之歡心，謂必服從孃命；使飲卽飲；使眠卽眠；但以孃常留不去爲條件。以德與光裕，原有主客之分；然兒既愛父，又愛姨孃；以一臂勾父頸；一手握孃臂；主與客幾成鴛鴦並頭。

之狀。

兒求父，勿放姨孃歸去；並詳述前日長眠前之往事，謂姨孃唱歌，與神仙奏樂無異；夜夢如入第二世界；此世界之美麗，更在眼前世界之上；醒來見姨孃微笑，兒之快樂為生來所未有者。女博士之聰明智術，素來不但能使貧者快心，凡與接近之人物，無一不覺快心。

病兒之小妹，妬其哥之見愛於姨孃，傾首擡言有疾。光裕素知小兒之心理，及所以待遇之方；取一杯，盛以水，投以糖，授之使飲；撫其背，握其手，為述一小小趣史。小妹忻然，自言疼痛已減。病兒非但業已出險，且已近於復原。光裕院務繁懷，急欲歸去。以德多方設辭以留之；所給醫費極豐；光裕初意不欲受酬；鮑氏以補助院中貧兒為辭，故卒納之。

病兒將愈；親友之探問者，絡繹不絕。鮑以德盛稱女博士既能醫人之身，又能醫人之心魂。凡光裕所醫之小兒，愛之勝於親母；鮑家小兒亦然。

鮑氏家務，女主素不管理；為母之天責，悉委於愚昧無智之女僕。

以德知病之來源，半由於己之疎忽；半由於妾之愚昧；故照管兒女之責任，以德親自任之；不復委之於桂仙。乃自光裕臨門以來，以德之仔肩大輕；且兒之聽從光裕，遠勝於聽從其慈父桂仙，祇與諸婢同其聲氣而已。

光裕爲兒述故事，悲樂相濟；聽者必興高采烈；戲笑之中，常佈以道德之籽種。任何大哲學家，任何大教育家，欲以道德之籽種，納於人類之靈魂中，其功效總不敵母之於兒。人生之主義，幼時納之於清空之腦；則其良基已固；終身不易再爲惡習所薰染；如其不然，譬如無基之大廈，早晚必有傾塌之一日。

女子所負之天責，以培養兒童爲第一；有良婦乃有良母；有良母乃有良民；有良民乃有良國；然則女子之於國於社會，其重大爲何如耶！

培養一家之道德者爲男子；培養一國之道德者爲女子；國之本在家；家教始於母；母之智不綦重乎。

光裕在鮑宅之時，以談笑引起小兒之興味；極冷淡之故事，一出於光裕之口，皆變成有聲有色之趣言；小兒聽之，莫不覺其雋永有味；以德坐於側，傾聽亦永無倦容。日者，光裕講演國獎之故事，事本平常；諸兒卻一再樂聽：

獎勵不必屬於驚天動地之大事；獎一善人，所以勸衆人也；獎一善事，所以勉百事也。某日，巴黎叔薄納大禮堂，名人齊到，大總統肅臨，爲給獎於一叟一婢一童耳。老年少年，富人貧人，莫不翹首而聽大總統之演詞。

國樂驟作；第一演詞曰：不惜身以救人於火，今日當授以第一獎品。詞畢，以榮品授於一老人，並與之握手。

原來第一演詞係致於一叟者；該叟與一高樓爲鄰；某夜肇火，居人盡逃；叟知有一婦一童在內，樓梯已燒斷，捆接扶梯達於窗，冒煙越窗入，婦童尚在熟睡中，急推之醒，又挾之以行，由是婦與童皆免於禍。

第二演詞曰：不畏禍以救主於盜；今日當給以第二獎品。

語畢，以獎金授於一婢；並附以獎章。

原來某女傭於某家；某夜，盜入宅；婢見之；盜禁其出聲；且威之以武器；婢鬪之；受傷數處；卒將主人驚醒；主人以電話招警卒擒之。婢固貧，故給以金。

第三演詞曰：健兒！汝其常自鼓舞，以成忠勇之國民。

語畢，與之接吻。

原來童子約十三四齡；某日遊於園；旁有一河；水甚深；忽聞號哭聲；趨視之；見有女孩落於河；年僅五六歲；伴侶皆畏水；無敢入者；童獨能泅；挺身入水；升沈者三；卒牽女孩至河畔；撈而甦之。

滿室觀客，鼓掌如雷鳴；爲母者見此髻年，莫不喜而流淚。

禮畢，樂復作；天地若撼；人心亦與之同撼；肅靜之中，有飛揚鼓舞之氣。

光裕語畢，聽者神往；反覆辯問，如何十三歲之童子，已能入水救人？又問脫衣否？又問一同淹沒則奈何？……光裕因勢利導，略告細節，並略與撫摩。

小兒又問此種盛會，歲有若干次？光裕云無定期。以德謂西國獎善者多，為善者亦多；我國獎惡者多，為惡者亦多；汝等將來，當為善不當為惡。又謂子若執政，予當令各校講演獎善之事，每日至少須一點鐘之久，且須講演愛國之義務。

流光如駛，光裕不自覺其流連已久。以德亦用種種方法以延留之。男兒之病已愈；小女伴稱有病；詢病何在則無證；但乞姨孃勿去。

連日以來，以德日間出門服務於機關；晚際歸家，見光裕與小兒談笑之聲，心花怒開，如入天堂。轉念思之，光裕理應歸去；未可常留；其心又怒焉如擣。以德之神思，有時似盼小兒再病，以德延留光裕者；有時似盼自身生病，以德使光裕不去者；心搖搖如懸旌；幾已不能自主。

光裕除談笑以外，又常與小兒在園內播種。如何耘土，如何灌水，花如何而開，果如何而結，

一一爲之解釋。男兒掘土；女兒撒籽；正跳笑間，見其父徐徐而來；忻然牽裾曰：爸爸！速來！姨孃以播種之術教我等；我等已以胡桃納於土；核漸開而生瓣；瓣漸強而成幹；幹漸強而成樹；數年之後，開花結果；第一桃應先讓姨孃食之；汝食第二桃。

光裕係何慶榮所介紹，鮑以德關心於此女者日深；欲知此女之淵源；常以之問何氏。何氏識光裕，早在留學六年；其姓名爲王興華；然對於彼之淵源，卻未深悉。

至於光裕，每遇人詰問，總不以真姓名相告；直至今日，仍自稱爲王興華；以德始終稱之爲王博士。人若以淵源相問，光裕常顧左右而言他。

以德語何氏曰：王博士原籍何處，無關緊要；而予子固賴此良醫以得再生矣。此醫能治軀體，亦能治精神；予之子女，皆愛之如母；顧此醫，才學雖高，而態度約樸，絕無倨傲之氣。以德談論光裕，不禁娓娓不倦；但自覺有所未便；嫌疑不可不避。

何氏謂此女留學之時，以博學聞於世；畢業時，名振中外；其論文之精博，人皆驚爲傑作；余

友黃君，曾與彼同事於一醫院；黃君欽慕，至五體投地；曾一度求婚而被拒絕；拒絕之理由，似為不自由三字；此女究為何許人，殊不可解；如有人能娶之以為妻，則其人之幸福，更勝於登天。黃君被拒之後，覺世間無第二女子可與媲美者；立誓終身不娶；歸國後，賴其叔之資助，創設大醫院一所，犧牲其身與心，專盡其救濟世人之天職；然而黃氏醫院之名譽，遠在王興華所辦醫院之下；論黃君才學，亦殊不劣；然不如王女遠甚；王氏固絕世之人也。

以德與慶榮之談論止於此。

第十一章 訴情

兒已全癒；光裕自覺不便久留；以德百分厚待；百方挽留；光裕之一聲一歎，一笑一語，如聞天上神仙之音樂；心為之移；魂為之銷。

因此則對於光裕，肺腑盡露；將來之計畫，一一披陳；毫無隱匿。以德有時，心爲之蕩；幾欲跪吐情言；但稟性誠篤，轉念自覺羞慚；欲吐而仍訥者數次。

光裕對於以德，亦覺其言言有理；事事可佩；原來光裕之深情，始終未衰。今日固一如昔日也。

於此時也，兩人之情意，業已水乳交融；兩心化爲一心；所隔者祇有形之軀殼而已。光裕所居之廂房，與昔日之洞房，遙遙相對；兩指支頰，回溯往事，不禁垂淚。

昔日之淚生於哀；今日之淚生於樂。有時自怨自責；有時自矜自得；訟諸良心，質諸天地，告諸鬼神，自幼迄今之一片冰心，此時乃得納入於其自幼鍾情之人之心底，而博得其敬與愛之濃情。累年之痛苦，於今始得報償；積歲之奮鬪，於今始獲勝利。光裕愛以德，始於未面之前；其後時移地變；時愈久，地愈遠，而深摯之愛情，亦隨之益堅；她女如桂仙者，光裕視之如試心石；蓋以德之心之忠與誠，有桂仙而益顯也。

光裕自問：桂仙昔固爲妾，今則爲妻；與以德同席而食，同盃而飲，同牀同被而寢，已如是之
久；又有二兒爲血脈上之鐵鍊，一旦使其分裂，天理良心，有無遺憾！腸回百轉，情與理戰。

以德之爲人，與日俱新。桂仙貌豔猶昔，腦舊亦猶昔。二人智識程度，已日離日遠。天道好還，
物極必返。

鮑郎病後，強健勝於昔日。光裕雖戀戀不忍離去，而苦已無可託詞，不得不宣言歸院；然而
其貌雖靜，其心實已不寧。

以德聞歸院二字，神色大變；囁嚅不能復言。

光裕勉自鎮靜，以淡漠之言敷衍之。

大凡男子之心，硬於女子，而神色易變；女子之心，柔於男子，而神色卻不易變。

以德謂光裕曰：小兒死裏回生，萬語不足以表其功；萬金不足以酬其德；余所負於君者，余
之一命。我家向極凌亂；自君來此，無事不津津有條；空氣全換，鬱抑悉換爲和祥；天色全變，昏暗

頓變爲光明；君又以「爲人之主義」傳播於我子我女之腦中；今與昔比，我家已另闢世界。醫院中之病人，望君歸去；如飢者待食，渴者待飲；君之思歸固宜；余亦何敢阻止；但余若能終身有病者，則余將終身受君之憐憫；其幸爲何如耶！已矣！君必欲行；我家從此又將入於昏暗鬱抑之苦境中矣。

君有柔腸，敢以我之身世相告；幸乞垂憐！勿以唐突見責。

余之身世，自幼即在悲慘之境；黃金其外，而糞土其中。

家本榮華；人口亦衆多；而余則不啻在零丁孤苦之中。

我父在官僚中爲巨子；其才略足以博中外人之同情；然而地位雖高，德望終低；俸給既厚，非分之財尤多；然而場面廣闊，浪費亦迥異尋常。

母性柔弱；智識既淺，能力亦小；熱鬧場中，不容置喙；惟有顧影自憐而已。然而簡樸與誠篤，絕非尋常女流者比；余生性誠樸，殆即我母所賦畀者。

余所得之遺產，金錢乎？名譽乎？余自幼卽無面目見人，人呼余爲賣國賊之子，余額上似鑄有此數字者；幼校同伴，皆譏笑於我之後；多半不與我爲友；事實確鑿；余雖聞而怒，而卒無以自辯；惟有含羞忍辱而已。余當時固父母雙全者；而余之淒涼，竟甚於無父母之孤兒。

余具幹蠱之決心；欲攜我嫡母，遠適異地；蓋平時母之意見，常與父相左；故余之計畫，只能爲母言而不能告於父也。

幹父之蠱，其術如何？抱正義以行事；不虛生於宇宙之間；將華人所稱貪官污吏，外人所稱無恥之徒之惡名，一一洗刷之。

聰明正直之熱血，無日不沸騰於余之胸中；然而母卒不能諒解。獨居靜慮，除形影自弔外，別無他術。門廷如市，余視之直無一物。

父之生活，不在家而在外。嫡母及庶母，皆以麻雀爲生涯；既焚膏以繼晷；又俾晝以作夜；晝夜喧嘩，令余作嘔；嫡母輸時多，贏時少，忿怒自多於和樂；庶母贏時多，輸時少，亦仍是吵鬧不休。

僕人效法其主人，作同樣之遊戲；妬鬪亦復相似；十日內無一二日之安寧；家庭實無異於仇怨。二弟皆病；幼者以醫院爲家庭；較長者不良於行；余欲求一談心訴情者而不可得；惟悶閉於此惡濁空氣之中而已。專心讀書；終日相對者，惟有一師；啾哦吟咏，進步卻亦不緩。

零丁孤苦，孑然一身。愁悶之餘，恨無伴侶；偶游青樓，聊以解悶；尋花問柳，初本無情；旋遇一女，溫良而似多愁；兩愁相遇，感觸易生；余之傾情，實由此始。

語至此，以德凝神半晌；似含語不吐者；蓋其結婚之情節，本無深痕留於腦中；偶一思及，無足掛齒也。然既欲吐其肺肝，則雖自認爲淡薄之故事，亦卒和盤托出焉。

半晌後，以德接續前語曰：余曾與一她女正式結婚；但此段婚事，係由父母所擅定；事後余固冷淡，事前余亦已厭憎；蓋父之言行，余素腹誹；不論是非，余預有厭憎之成心也。

光裕詢她之後文如何？並沈吟她字二次；面稍露紅；以德卻未留意。以德接續前語，謂結婚之翌日，她得父病之信；她即回去；其後迄未再來；人皆稱未久即已逝世。

在此時期中，余之所愛，育一子；照慣例補開宴席；扶爲正室。

兩代夫婦，同住名都。其時我父正居重要地位；車馬盈門，不在言下。余自問略能自立；離去闊綽之門閥，而遷居於祖傳之小宅。宅固甚小，然即余所生於斯者也。

此時幹蠱之心益切；以清白自勵；亦以清白盼後人。

生不逢辰；事皆拂意；余對於父母，敬之又畏之；而情則未有也；敬且畏乃一假裝之禮貌而已。

余所鍾情之人果何如者？論其貌，不媿爲婦；論其心，則空空一無所有；但余既取爲我有，則始終不應薄待之；彼既爲母，余千方百術以教化之；琢磨之，盼其成爲良母；先盼其有益於家庭；次盼其有益於社會。然而後天之功，弱於先天；琢磨又琢磨，卒未見有成效；譬諸橡膠，搗之成形，釋之又變其形；譬諸樹木，根既劣，枝終不良；自始迄今，歷有年所，仍只能奉之爲婦；而不能尊之爲妻。人生在世，無論男女，應隨時勢及需要而進化；男與女雖未必同途，而要必平行不息也。人

生所經之時期，應如天時之四季，每季各有其收穫；各時期之收穫不同，而後一時期中之收穫，應更勝於前一時期。青年收銅；壯年收銀；髮蒼蒼時則應成金。若既老大而一無所成，則虛度一生，與草木禽獸比短長，只留得羞愧二字而已。余之配耦，嘉耦乎？木耦耳！年與時俱進而絕無主義，只可謂之馬齒徒增而已。

人生在世，又應如遠源之清流；濁去清留；循環不息；清而且佳；其味既甘；其色又一萍不含。能比於此者惟君；能喻於此者亦惟君；余若能如君者，豈非世界上最有幸福之人乎！

夫婦之間，夫忠於其婦；婦亦為夫分工；夫富於體力；婦富於意匠；夫忙於外務而腦力有時疲憊；婦則可出其智慧以助夫之不足。

光裕固長於辭令又善於機變者；答之曰：予在異國，除科學外，又增長愛國之熱誠；目中觀他國之雄富；心中憤己國之卑弱；環境之樂利，誠樂利矣；而益思歸鄉以救治母國；且常恐歸鄉之太晚。然而志願為一事；能力為又一事；有志願而無能力，卒無裨於事實。欲救治母國，當先知

其病之所在；又當知所以救治之方。再四思量，惟有忍憤一時，暫壓空虛之志願；先備充實之能力。能力之源在科學；予乃埋頭多年，不畏艱苦，始底於成。

夫欲以一國之智能，移植於彼國，視在本國發達其智能者更難。予鑒於此，故所學視其本國人爲更深亦更固。

他國固多長處；顧亦不無短處；取其長抑取其短？在我之善自擇耳。

以德聞善擇二字，順口習誦數回；蓋彼固有雙關之深意在也。又自怨自問曰：何以光明之來，在人失明之後？何以我未早見光明之大道，如君之所取者？何以當時無人示我以光明者？

光裕曰：子毋怨；亦不必怨；子欲獨立，子已獨立矣；子欲有室，子已有室矣；子欲有兒，子亦已有兒矣；子之所欲，子皆已成之；子豈不已事事如願乎？且子所未成就之遺業，子之兒女，將來繼子之志以成就之；子豈非天地間之大有幸福者乎！

以德曰：君言似是而實非；余之成績，有而實等於無；余之境况，今日不知明日。余自受君之

明星照耀，方知昔日所見之天地，非今日所見之天地；方知藐藐此身，微賤如滄海中之一粟；病苦如地獄中之罪人；君自言無兒，然君之事業，能使君垂於不朽；可羨孰甚。研究科學，發大造之祕藏；原爲余生平夢想之盛事；在此進步巍像前，苟能由無名人如余者，親加一粒之沙或石，以助成此屬於公衆不屬於個人之巍像，則余之榮幸爲何如耶！他日者，余徘徊於此偉大巍像之前，仰首瞻禮，回溯一滴之微力而自問無愧；則余之榮幸更何如耶！余欲成爲一人，欲在世上不吃白食；欲以益世之事業垂於後世；使後人知其父未與草木同朽腐而繼續行之；此余之夙願也；而今已矣！余自問祇歿世無聞而已！祇爲世界上之儉生蟲耳。

設使曩日，余得有賢助如君者，則何致沈溺於此不能自拔之卑境乎？

嗚呼！余之孤寂，陷余於悲境者多矣！余爲君直言無隱；君恕我唐突，則賜惠多矣。余具此身而心已去；余已癡；余不自量；余已不能自主。

君之身世果何如者？獨身乎？守貞者乎？抑亦是生不逢辰者乎？

君於談話中，透露一語，謂君之所愛者未能諒解；然則君固有所愛者也；彼何人斯！遇神仙而不能留；有幸福而不能享；其自暴自棄爲何如耶！盲者乎？抑聾者乎？

光裕微笑曰：「否否；子如不嫌煩瑣者，予當爲子道其詳；但請稍緩。」

夕陽已下；詰朝爲光裕動身返院之定期。

以德盼此一夕成爲無窮盡之長夜；月永不落而日永不升。

月明如晝；闕無人聲；兩人並肩而坐；其地卽光裕昔日隻身靜聽唧唧噥噥之她字者也；顧斯時也，光裕可報復一語，謂今日乃有我無她矣；今日乃她非我矣；我代她矣；此時之她，乃真照耀於五彩奪目之日光，而受愛且敬之榮報矣。當日葬情於清流；今日乃以回聲相應，以回影相照，且倍蓰其利以奉報之矣。

以德屈膝於光裕之前；握其纖纖玉手而訴其無窮盡之真情；嫦娥鼓舞於月中；萬星參拜於雲表；彼父所謂至誠可以動天地，堅志可以格金石者，此時可證其言之驗矣。

深情密語中之長夜，過去之速，異乎尋常；雞聲三唱，東方微明；光裕正欲以己之身世相告，忽聞門響；其聲重而且急；兩人受一虛驚。

啟門視之；得一電信；同時又得一函；皆是秦母之子國榮所寄來者。

第十二章 良宵

喜；囑子招光裕歸；一則招之治疾；一則別有深心。
秦母係一孀婦；與光裕同村；相識已久；友誼甚篤；數日來略染小恙；前夜忽重；他醫皆非所

此何心乎？秦母固始終未嘗洩露；他人亦無一窺見者。

原來秦母有五兒；四皆早卒；所留只國榮；愛之如命。

國榮固已娶；但產科在中國尙未發達；產婦之死於非命者；歲以數千計；秦母之死，亦由於

此。

國榮卑視女子；斷絃之後，欲效一般西洋人之終身獨居。然自光裕往回於秦家以來，老母默審其子漸不如昔日之寡情。

光裕與秦母，平日談天說地，殊不寂寞。

國榮年約三十左右；非如青年之永未接近女子者；然卻羞澀如處女；見人不肯多言。光裕面目，素鮮歡容；冷雋似不能接近者；兩人相見之時，苟非老母周旋於其間，恐彼此祇低首而不敢握手。

女子在國榮目中，其價值遠在男子之下。迨見光裕之後，乃歎女子之聰明才幹，非但在己之上；且為無數男子所不逮。

國榮初習醫學；旋改習政治學；淺嘗輒止，見異思遷，勤始惰終，棄難就易，原皆是學人之通病；而此病在中國為尤廣。政治學為獵官之捷徑；國榮畢業未久，居然在道尹署充科長矣。

光裕與國榮，有時相見於母室；有時覲面於途中；話雖不多，機會卻亦不少。

國榮欽佩光裕之心，日深一日；因敬生愛，而窺見隱情者，只有一母。大抵母之於子，體貼最能入微；尤樂觀其成家立戶。

國榮有長兄，民國十四年之滬案，受槍彈致命。

秦母非如輕年女子之激昂慷慨；但自長子死於非命之後，心亦有所不甘；有時在夢中見其子，授以軍衣軍械而使其復讎。

此節慘史，秦母逢人必談；光裕聞之最熟，殆已字字可以背誦。聞人之苦而苦之，則苦似較少；聞人之樂而樂之，則樂似增多。光裕明此心理，故對於老母之嘮叨，永不現其厭聽之色。

中國習俗，以藏情爲美德；男女間之真面目，實不易發現；故秦母雖已察見其子之隱情，而子則始終未在母前露一言。

有一事爲老母所慮者，始終未知光裕之身世是也。不知身世，則婚事似無從說起。然而秦

母愛其子又愛此女振其精神鼓其勇氣而語國榮曰鄰女離村已久何以至今未歸；余病似益重汝可作一函催其速返，以了余之大願；余愛此賢女，諒汝有同情。

國榮不欲露其隱情，轉首應之曰唯。

遵命作書致光裕；求其速歸治母病。是夕，母病劇，國榮又發電信催之。

光裕接得函電，雖以德及其兩兒，皆戀戀不舍，然勢在必行；收拾行李數小件以去；但言不久再來視爾輩。以德並未閱函電；不知何事；疑團莫釋；如在悶葫蘆中。光裕此行，純然爲盡其醫人之義務。義務二字，光裕自幼即奉爲神聖；當其在歐，此二字浸潤於腦者更深。

光裕身雖去而心實未去；蓋鮑氏門庭，固其魂之所寄也。

光裕抵故村，已晚，秦子候於車站已多時矣。此時之國榮，固惟知有爲子之孝道；然情之波浪；未嘗不湧於胸中。

急告光裕曰：我母病頗劇；病人心理，信服何醫，則醫必有效；我母信服者惟子；且愛子如己。

女，則救母者惟子一人而已。

光裕謂盡我之所能；我之愛之如親母；君亦何異於我之親弟。

國榮所預雇之雙輪馬車，停佇已久；車夫在半醒半寐之中。

國榮扶光裕入車，已則與車夫並坐；馬始提脚前數步；直至此時，車夫始清醒。

到家已夜半；秦母狂喜；精神大煥；不復有畏死之心。

母非真畏死；惟有一事，欲了之於未死之前耳。

母語光裕曰：子來甚速；子之恩誠可感；余早已視死如歸；死字余不懼；但願死於與子見面之後；今一見面，余病已減大半。

光裕每到病家，常攜數種習用之藥；授病者曰：請母服此；靜眠勿胡思，必能有效；黎明我再來；但母若有不如意之處，可遣僕到我宅；相距僅數武；予當隨喚隨到；萬勿以鬧我爲慮。言畢，道一聲晚安，即去。

國榮送至門；欲再伴行而忽裹足；另遣一婢伴送至光裕住宅。

詰朝，病勢似較前反增。或者，昨夜歡喜過度之故；光裕知其無妨；盡力調治而已。老母愛長子如明珠；死於滬案之慘史，平昔固言之不休；病中更喃喃不已；又語光裕曰：長兒生來羞澀，平素不肯多事；滬上之愛國運動，彼不過如一般人之隨聲附和。在校中習聞愛國之論調；以彼之性直而誠，公道二字，當然成爲立身之主義。

余嘗諄囑其勿混入政潮；彼答謂「只知愛國；不知政治；我無所作爲；我不犯法；則何恐懼之有。」我兒本無所作爲；而竟遭此慘禍！此我之愛兒也！我之血我之魂也！我親自哺乳至四歲；身弱多病；我以我之性命易之。某次病頗危；醫生皆稱絕望；我求之於神；我之小足，艱於步履；忍痛爬山二日夜；疲憊欲死；卒以救此小命。又一次，犯嗽疾更危；呼吸已息；手足已冷；我納於懷而溫之；我心終日跳躍；我身一刻不離；歷八晝夜之久，不寐不解衣；此愛兒卒爲我救出。悲哉我兒！人送其屍至家，殆已截爲二段；彈丸二枚由背入；其一穿心而出；其一留於肺內。小兒何罪！愛國

亦何罪！何以慘死！一至於此！人爲我言，警備之方法，可用水槍驅逐；卽不然，亦可射足；苟如是，則我兒雖殘廢而命尙可保也。人又爲我言，我兒已在奔逃之中；彈丸由背而入，是其明證。悲哉我兒！凶哉彼人！文明其貌，而野蠻其心；彼豈無兒者！彼豈不知兒各有母者！

光裕每聆慘語，常答以他種情節相近之事，以寬母懷。此次仍爲母述其居英時之故事曰：外人在本國，較在中國者爲善亦爲公；大凡生物，每因易地而變其性；在弱國內，尤易變爲凶惡；在英國所見英人，多可愛者；男子忠而公，爲母者之柔慈與我國同；英國國內之爲母者，聞此慘事，當亦分爾之悲；當與你同時流淚也。

母聞此言，怒似稍平；謂彼亦有人心乎！亦知愛其兒乎！

光裕接言曰：人皆有心，但相距如是之遙，未能見之耳。

光裕又述其居法時所遇勒母之慈；及路伊閨孀之賢而不壽。秦母憤似大洩；蓋不幸之兩事，此之大戚，可疎暢彼之大戚；人之心理然也。

光裕之出言行事，無不誠直；然獨談到本身，則無一時不吞吐支吾。

秦母口中喃喃；心中則欲爲國榮謀室家之好；若得賢女如光裕者爲媳，則其子終身幸福無窮，老軀可泰然瞑目而無憾。

光裕國榮間，無人可以溝通其兩心。國榮之隱情，母早見之，顧光裕何如者？

二人同在牀前；夕陽照窗；鵲噪檐頭；秦母兩手，一執國榮手；一執光裕手；目瑩瑩左右視；欲語不語；無限深意；微露於不語之中。

母又默思，凡事之關於心與情者，必不可以鹵莽從事。假託一詞，遣國榮他去。少頃，低聲莞笑，握光裕之頸而語之曰：余愛國兒；余亦愛子如己女……

光裕不待辭畢，急爲母述史事；此段祕史，究屬何事，他人始終無所聞；蓋言時既無第三人；而秦母亦未久留於世也。

秦母大費其垂斃之氣力；而卒未成功；奄奄一息，含淚語其子以不自由三字。

國榮聞此三字，如冷水淋頭；然卻不露聲色。且其時母病垂危；孝子之心，固推知以救母爲急也。

秦母病上加氣，不自由三字，實卽爲其催命之符。彌留之際，尙斜視光國二人。母旣故，光裕殊悲苦；蓋母之柔慈，真如親母也。

光裕以真誠待國榮，視之如良友如賢弟；所未肯取而與之者，只一心耳。

國榮心地清明；器度寬宏；無論光裕爲棄女或爲孀婦，一心敬愛，樂與爲耦。

二人如姊若弟，情誼不因母亡而稍衰；但國榮形容淒感；面目憔悴；深交之友，類多駭之。光裕神色，卻日見愉快；修飾亦勝於曩昔；每日得以德書；不但詳述二兒之近狀；且於家內各事，無一不言之娓娓；并隨事請示方針。

光裕會言不久再來；以德信中，憑約催其踐言；並謂秦母旣去，醫師之義務已畢；無所用其流連；醫院代理人，又能稱職無憾；兩兒不能一日無姨孃；且男兒舊疾復發，每晚之熱勢甚高；非

姨孃之藥，必不肯受。跪乞卽日惠臨，以化去我等之悽涼，以撥開全家之黑暗。

天色已晚，病兒一見光裕，驀然大笑；並謂孃不在家則我常病；孃在家則雖死亦樂。以德所欲言者，兒不啻已代言之；袖手在旁，微笑而已。

兒既眠，光裕往園中舒動筋絡，換吸空氣。桂仙往鄰家作麻雀之戲；其時正是三缺一；此戲預以徹夜爲約。

少頃，光裕回至室中，語以德曰：余原許子以身世相告；願子先能一猜否。其時，兒作欠伸；旋復熟睡。

光裕曰：毋躁；如子不嫌污耳者，余當爲子道之。

余自幼爲多情之女；亦自幼保持祖宗所傳之正義。我母如何已不甚記憶；據我父所言，則知其爲世界上之第一慈母，第一聖母；我父生平，未嘗一日忘之。

我父灰心於世事之昏亂，及國體變更之惡果；厭棄塵世；離故宅而入山爲僧。

我父軀體甚弱，而智慧與宗旨則甚強；抱過去時代之精華；明未來時代之變化；引身自退；讓賢路於後生；余自幼受其訓練；彼之心得，寄於余之一身。

舊式婚姻，專恃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余之許字，未離此舊式圈套；余非昧於新式；然對於舊式，始終未發反對之論調。對於我父，因其聰明正直，而信仰極深；凡彼之一舉一動，非但尊崇之於事後；且恆尊崇之於事前。彼爲余擇夫，余信其爲嘉婿。

余旣多情，將來之佳境，常顯於寤寐之中；此佳境全付於將來託身之丈夫。

余之意象中之丈夫，賢而且才；空前絕後；舉世無雙。

宅中鮮有人談及余之未婚夫者；某日，我父與其戚友偶談及之；余僅聞得一語；謂其婿將來非尋常人，他日之榮業美名，足以冠天下；父且緊握友手，自喜其擇婿之善；又顧我而拈髯微笑。余聞之狂喜；回顧自身，藐乎其小；相形之下，祇自生愧；益自奮勉；工與讀俱進；冀可追隨此配定之英賢。

余之工作如造塔；矢志造一大而且麗之高塔；一往直前，志願宏而且銳。一片癡心，以爲工作既本於血誠，則其成績必堅如鐵石。不料所造者似空中樓閣；其基不啻在浮雲之上。

雖然，余之高塔雖已毀，而此塔上之英豪，余終盼其日升日高。

又作詩以寫我之情；以明我之志；以勵我之德；以誌我之喜；以慶我之前程；無如語語失聲；字字滅痕；落花流水，曾未博得一盼。

以德云：此妄人不配與夫人作伉儷！

光裕伴作不聞，繼續其言曰：余自省，如何能使賢丈夫稱心合意？如何乃能配其情及其親愛？情與親愛爲家庭之基礎；余無日不揮汗瀝血以培養此基礎。

付我丈夫爲將來新民族之父，及社會正義公道之星斗；余自問，將用何術以促成其事業？以發揚其聲名？又用何術以扶其梯而助之上昇？

余知男子受外界之惡化，半由於內助之不良；余籌思如何乃能成爲良助？

男子勤勞於外務，精力有時而乏；余籌思如何，乃能舒其神健其體於歸家之後。

余貌本美；余更思如何修飾以博其歡心？

余當時憶一野史：某王結婚，與其妻約，每夕須爲之述故事；不能雷同；不能相似；有一間斷則殺無赦。后因史窮而受戮者無算。最後一后，多聞多識；每宵述一趣史；不雷同；不相似；滔滔不竭；王因此永無寂寞之時；終身和好；至死而後已。

余能歌亦能詩；余知多能多勞之丈夫，每易爲浮雲所惑；余搜羅古今名人之詩歌；備將來燈前茶後，爲我夫詠之，以解其悶而寬其懷。然而所得酬報，乃大不然。

以德曰：盲人乎？聾者乎？啞者乎？此賤丈夫不配得此寶筏！

光裕曰：否；余之心腸，彼未知之也；彼豈無目，奈其目另有所屬耳；彼豈無口，奈其口願與她一人談笑耳。余收拾此寶筏以納於余之心房；且保藏之以待天命。

以德曰：夫人之命，他實摧之；夫人當恨之入骨；夫人未思報復乎？

光裕曰：報復二字，非余所知；余亦無所恨；惟彼如此，余益欽崇之；彼之心，直而且誠，不以新棄舊；固一大丈夫也。

以德曰：汝等之別離何如者？

光裕指窗外景物而言曰：君不見此園庭乎？君不見此溪流乎？君不見此垂楊及長椅乎？某年某月某夜，指天誓日，有她無我，誰在此唧唧噥噥者？曰：余身屬汝，余命託君，曰：矢與君同生，矢與君同死，誰在此卿卿我我者？別離之方甚簡單，藉口於父病而已；其後，人為夫言余已死……以德咋舌瞪目，稽首投地曰：然則此妄人，此賤丈夫，非他人，卽我是矣。我今夢已醒，惡已盈，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萬罪死罪，乞夫人恕我。光裕曰：妾之恕君，不自今日始；請吻我手。

我之身我之心，皆君之物也；君自棄之；妾爲君保藏，至於今日；君仍取之可耳。

長夜將終；東方漸白；萬星環月，似在兩人前舞蹈者；星月爭明，又似爲兩人作冕旒者；亭前

孔雀，振其翼曰：雙飛雙飛；池畔鴛鴦，交其頸曰：偕老偕老；清流似鏡，昔日葬情於鏡底者，今日請君等開鏡照膽；綠楊飛絮，昔日埋心於絮中者，今日爲君等拈絮畫眉。

兩兒忽醒，開口第一聲，問孃何在？乞孃勿去。

光裕微笑曰：孃在此，孃不去矣。兩兒振臂起，相與鼓掌而歌曰：

人生之苦苦如何？人生之樂樂如何？樂自苦得，苦去樂多。

事不患挫折，時不畏蹉跎。有志竟成，毋吟長恨歌。

天不老，地不枯，德不滅，情不磨。雲收，月露，嫦娥奏樂渡天河。



■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歐 洲 最 近 文 藝 思 潮

一 冊 三 角

張伯符著 此書共分五大章(一)歐洲最近文藝思潮的源流(二)羅曼主義的消長(三)寫實主義的運動(四)新羅曼主義之諸相(五)改造期之文藝思潮每章又分數段將歐洲最近文藝的思潮詳論無遺

古 畫 微

一 冊 一 角 五 分

黃賓虹編 本書述古今繪畫之源流論昔人之精神微妙並舉古今繪畫名家述其天資學歷足以轉秒末俗振飾浮靡為研究國粹者所必讀之書

時 代 之 花

一 冊 二 角 五 分

葉勁風著 此書係一九二三年創作短篇小說共八篇(一)時代之花(二)北京的石頭(三)家庭之一幕(四)暗示(五)父親之墓(六)魂游(七)我們的國旗(八)櫛人先由小說世界登載旋經原作者細心校閱一過蒙本印行

午 夜 角 聲

一 冊 二 角 五 分

葉勁風著 內含小說十篇(一)罪痕(二)誘惑(三)仁術(四)午夜角聲(五)撫州的一夜(六)租界(七)新墳(八)犧牲者誰(九)冬之一夜(十)一個靈魂的價值均為葉君一九二三年的創作曾在小說世界中發表

mistake
quality
for the
quality
of the
system
April 12

小說世界叢刊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一角五分

蔡元培先生謂此書宗旨「願以自由戀愛在一種環境中殆不免於痛苦而以父母教育子女之義務爲歸宿」實爲與現在時代有關之作青年之良好讀物也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冊 三角五分

是書述歐戰時一美人爲排除慘無人道之戰爭起見投入英軍効力全書以記述體裁將行軍苦况及經歷事實歷歷寫出讀之無異身歷其境焉

黑白記

俞天游譯 正編各二冊 各三角

是書情節與結構玄奇絕倫合科學偵探愛情道德治爲一爐且筆筆皆以科學爲根據爲說部中別開生面之作

月球歷險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五分

著者蒲洛士 (E. R. Burroughs) 爲美國理想小說名家本書爲其最近傑作用詭譎之筆述悠謔之事頗足耐人尋味

小說世界叢刊

他與她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華羅琛女士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The Story World Series
THE VIRGIN WIDOW

By

Hua Lo Chen

1st ed., June, 1928

Price: \$0.2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7
-8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廿四日